

湖

上

集

湖上集卷之十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

記

寶山記

有地當南北之衝臨蘇秀之間曰王江涇兩壤
接比以聞店橋爲界由聞店而北爲我吳江故
二邑之民雜居焉其業絲纈其俗儉樸其地有
水而無山有好山遊者則必理舟楫戒童僕載
酒殽南之武林北之姑蘇而後能畢其願其勞
旣甚而其費復不貲故雖有好事者往往退縮

自老於繩樞甕牖之中蓋其勢然也我邑王君國祥隱於其中心說山谷之勝而拘於勢乃叢石于庭以爲山而日與相對焉因自號賓山子若曰我爲其主人云爾昔唐柳子厚有言遊之適有二曠如也奧如也宜於曠者不病其敞宜於奧者不病其邃語志各有適也今君好遊而姑寓情於茲將憚勞費而甘退縮自老與抑所謂宜於奧而不病其邃者也吾聞君爲人無他材能而安靜厚重實與山類則其志殆有出於形迹之外者豈較區區於曠奧敞邃之間哉余

固知君非憚勞費而甘退縮自老者也君嘗命
其子予卿治經爲諸生有聲庠校間異時入仕
數歷中外且必迎養以娛其心君當泝江淮達
京華陟五嶽之巔覽諸陵之勝倦遊而後歸則
四方山靈又將迂君而歌鹿鳴之章曰君殆嘉
賓矣乎余又知君不終退縮自老而已也予卿
與吾兒詢友也嘗語之意且來徵文故余記之
而并俟諸後焉

吞海樓記

吳江環水以爲邑故雖無高山大陵平沙曠野

以爲用武之地而江湖溪瀆所在淼瀾亦可倚
以爲固其人習水善舟能操戈弩與賊戰於艫
艦之上賊入境輒失利去自用兵以來未有如
我邑之強者也邑當南北孔道循王江涇而北
可四十里有地曰盛墩左襟運河右帶唐家湖
湖水洶湧視他處特甚於時安陸楊侯來知縣
事相厥形勝曰是可控扼倭夷矣乃議建敵樓
于官塘裊腰橋之北以命太學生沈疇中疇中
欣然承命度材鳩工經始于嘉靖三十四年正
月二十八日落成于二月八日基方一丈七尺

崇一丈九尺有奇扁以鐵門掖以扶欄櫓堞旗
幟莫不悉備凡費已貲七十兩有奇扁曰吞海
樓其年四月賊果至侯又命疇中鑿樓南之堤
橫運河而築之屯水軍於湖中列陸兵於樓上
賊不得渡侯復邀擊俘斬三千餘人賊大敗南
遁於是更名其地爲勝墩余聞之書曰惟事事
乃其有備有備無患向微侯蚤見之明先事之
備倉卒賊至孰克成此功哉侯旣去當事者僉
議建新樓于運河之東高廣經費視此倍蓰其
殆聞侯之風而興起者與然余謂勝墩之險在

清一
言
唐家一湖湖中屯兵橫截賊道而樓中兵復南
面而臨之故賊不敢渡若樓在東則矢石西下
我兵不得屯湖中而失其所以爲險矣竊惟諸
公建置之意非余所敢與知然鄙見如此因遂
言之猶幸他日無試其說則大願也侯名芷字
文植余同年進士今爲南京兵部主事疇中名
敷言疇中其字云

重修寧境華嚴寺塔院記

昔阿育建塔以奉舍利其侈至八萬四千而在
江南者居多若我吳江寧境華嚴寺塔則始創

於宋哲宗之朝蓋亦其蔓延也中間新故屢更而迄今猶存則以其教不墜而崇奉者衆耳事雖不經然其金碧輝煌丹堊照映則於一方之形勝不無助焉自寺而東北若干武爲學宮負艮抱坤而塔當其東南在青龍之位有丁火文明之象故堪輿家以爲文筆峯非無謂也峯現則文盛晦則衰故卜科第者恒於塔焉覘之咸歷歷有驗邑人以修塔爲事佛不知其有裨於儒也世嘗稱儒佛之道不相爲謀由今觀之豈盡然哉嘉靖戊午當大比之期會塔敝寺僧祖

芳慨然歎曰我雖爲佛弟子然不可以無助於
儒顧力不逮思集衆緣以葺之乃告於縣令安
丘曹侯一麟侯報曰可而教諭沈君朝臣訓導
徐君瑞尹君奎僉力贊之余亦爲撰疏詞有泮
水文星之句於是好義之士咸樂施捨得錢若
千緡飭材庀工凡四閱月而告成事是秋薦士
果得九人自設科以來未有若是之盛也夫堪
輿家之說余不能知然考之邑乘往往利於子
而不利於午余竊怪之乃今值午而其盛顧如
此將氣數之更與抑人事之勝也不然豈可謂

無其故哉芳之爲僧也能詩能醫又能勤力以助文事不可無記故爲志其歲月以示後人使知儒佛亦或相資且以見余始終之意若夫福田術數一切不問而唯修其在我者則又當爲吾輩告焉

大浦橋記

吳江爲縣當江湖之交自築長堤以來左江右湖湖水東流入江以達於海其間泄水之道不下十數而甘泉爲最鉅厥後甘泉日微則水南出八斤大浦港怒而東奔昔人嘗架木作橋其

上以瀉之然口隘水湧西風發舟經其左輒覆
溺死者不可勝計嘉靖中海寧安國寺僧文玉
來授句讀於茲土目擊其事謂人曰吾力不能
疏甘泉之淤猶能廣大浦之口以免覆溺乃與
其徒守清虔心募施會有錢宗德者見而義之
自施捨外復貸白金若干鏹以贍其費而徐責
其償石工鄒恢勤人也亦願茹素以效力於是
買石僦工撤舊木闢浦口而改建焉爲磬七長
十有八丈廣一丈一尺費金八百兩有奇經始
於嘉靖二十五年四月至二十七年四月而告

成事已而文王大懼廢墜乃徵余記以詔後人
余惟佛氏雖東西分祖南北異宗禪律殊教而
其大要不過以寂滅爲道以清淨爲本以慈悲
爲心以饒益爲務以方便爲業至於持經誦呪
以誑愚俗而利其財則末世之事非佛之本意
也文玉爲其徒乃獨業句讀建橋梁以濟人而
不爲末世之所爲豈非能遵其教者哉先是文
玉嘗建白龍橋蓋得余同年今刑部員外郎吳
君子寧爲之主其苦心勗建不一而足而往往
歸功於吳錢二氏譽之不容口易稱勞謙文玉

殆近之矣吾聞錢嘗爲吳氏養子稔聆家訓則其輕財好義蓋有所自云

吳江縣重建公堂記

嘉靖四十一年七月二十九日知吳江縣安丘李侯遷梧新作公堂成其僚縣丞王君良慶李君鵬樊君文光謁余而言曰是維吾寘宋長公之績垂諸永久我有樂石旣斷旣礪幸爲我記之余以不佞辭弗獲乃爲其文曰維我縣治據邑城之東南更創造修旴歷數侯以迄於今考諸志可見已迺四月丁巳塵埃弗戒於火延及

公堂一夕而燬侯方引咎責躬而士民則以爲
適然之數侯唯興復是懼而士民則以爲必不
可已之役於是聞於憲臺請於郡國咨於僚屬
暨闔邑縉紳耆舊之士僉曰宜哉遂以其月某
日經始越百日有奇而告成事聽政之堂右客
之次燕休之所財賦簿書之府悉復舊觀而閔
敞壯固則稍過之民但見工之成而不見役之
及已也蓋其取材於垂圯之庾取力於鄉兵之
隙取貲於失火之家不足則里出夫三日訟出
鍰數金以繼之而公帑民錢不以及焉宜乎成

之速而民之說也余觀春秋築作必書重民力也而定之役斯干之役則詩人又播諸詠歌非以謂一切不可爲也今天下州縣之署當改爲者不少矣然率因陋就簡若無吾邑今日之變弗圖也其故何哉蓋世固有廉吏矣不幸而有墨者則往往假興造而濡染其間以是大吏疑而不信而謗讟隨之故其末流使人避嫌畏譏雖有不可已者亦且退讓而弗敢議噫其甚矣侯爲人悃悃不矯激以近名又不善候迎人意以求說獨其悶悶之政有足稱者如葦賓餼省

供應蠲貫馬減空役簽總計息爭訟數事皆有
實惠下於民而其大者則以潔廉不緇爲主本
吾意侯凡有興作大吏亦必信而不疑況今日
之事乎昔魯叔孫昭子在晉凡所館者雖一日
必葺其牆屋去之如始至至今垂美簡書侯居
三年刻日赴召而猶汲汲茲役不欲遺勞於後
人亦庶幾昭子之用心矣余又聞被火之夕侯
坐門下戒僚吏徙獄囚移帑藏歛圖籍凡政之
大者皆無亡失此又見侯倉卒應變之才而區
區興復不足多也敢并及之是役也李君顯董

其事而王君樊君間亦相之主簿陳君舜適至亦共落成典史段君迎登睹厥始終法皆得書以詔來者

吳江縣黃墓村觀音菴新建像閣記

南海大士肇于天竺顯于補陀而敬信崇奉徧于天下故琳宮梵宇專爲大士而設者在在有之若吾蘇諸邑總二十有三而吾邑居其三在黃墓村者其一也私初不與焉於戲何其盛也大士之書不多見僅載蓮華經中余嘗讀之大抵似莊列之寓言而真實爲人其意溢於言表

如言火坑者喻利欲之熾然也言苦海者喻貪
愛之沈溺也言刀械者喻災患之纏縛也言猛
獸者喻橫逆之侵陵也若人一念清淨則烈焰
成池矣一念警覺則船到彼岸矣隨處皆安不
生畏怖則械自壞矣犯而不校勿懷忿嫉則獸
自奔矣諸如此類不暇枚舉蓋皆修身之樞要
入道之階梯誠非浪語誣民者獨惜夫世人之
莫解也史稱人有繫獄而枷鎖自脫臨刑而刀
折被赦者彼以爲大士之力若此其神也念誦
之效若此其捷也而不知其流於誕矣昔唐李

文公謁藥山禪師舉此經黑風吹舫飄墮鬼國
為問師曰李翱小子問此何為文公惕然發怒
師笑曰發此嗔恚心卽是惡風吹舫飄入鬼國
也噫若藥山者可謂善悟人矣千載而下吾安
得斯人而與之讀是經哉夫以大士之書啓佑
衆生明白簡暢如此顧悟者鮮耳則夫敬信崇
奉有若鼓之舞之而不自知者固其宜也此方
觀音菴為宋建炎間僧和覺所創入 皇朝宣
德中里人翁某史某皆嘗修之然堂宇湫隘久
漸傾頽嘉靖中主僧如杲欲建閣遷奉而有志

未就遺言屬其徒靜學真緣諄諄懇至於是緣
等承師旨經營數載將議興造乃得封君吳公
子隆爲之首倡自是檀越好施者接踵而至遂
相與庀材鳩工更新舉廢晚又得布衣顧君辟
鎔金範像遷座妥靈而事始備焉閣高二十八
尺有奇廣三十二尺深如廣而殺其二經始于
隆慶四年十月訖工于明年某月土木堊像
設工匠之類凡費白金若干兩有奇緣等礮石
具狀請記歲月余欲後人毋忘其勤善繼其志
而永大士之教於無窮也遂不辭而文之

瑞鹿堂記

萬曆改元歲在癸酉予買地于吳縣橫山之大
墩築新阡于翠微以葬亡妻陳氏兼營生壙其
左又作室一區以爲祭掃憩息之所先期十日
暫掩生壙俟異時啓而合焉其年十二月十七
日也是日也忽有鉅鹿從巔而下旋繞踟躕久
之乃去羣匠馳告曰此主翁壽徵也敢不敬賀
予笑而不答客有過而聞之者題其堂曰瑞鹿
夫鹿野獸耳仁不如麟義不如犬引重致遠不
如馬牛犴犴然遂然放逸奔走難於馴擾何

取而瑞之乎豈以鹿之初生也黃質白斑千年而蒼又百年而白又五百年而玄在毛類爲最壽故瑞之與予則謂鹿之爲物生長深山窮谷之中偃仰豐草茂林之下不入檻阱不受豢養故能三變而長年其不幸而入檻阱受豢養者無幾也若人寓形宇內汨沒風塵出者羈縻處者窮愁雖曰以百年爲期尚弗能至况如鹿乎古稱冢墳爲壽藏蓋取久遠之義今以生壙當之誤矣然冢墳稱壽亦未必然古者棺槨封樹僅可免烏鳶螻蟻之禍於目前而不能保耆耄

扣袂之患於百歲惡在其爲壽哉然則孰爲壽
老子曰死而不亡者壽夫死而不亡者傳所稱
三不朽之謂也予觀自漢以來魁梧奇壘之士
不爲少矣然求其有一於茲而絕無瑕類者指
不多屈此豈易及者邪予也幸生聖世強壯
垂紳旋返初服多病蚤衰來日恐趨頗達死生
之理故年未六十而管菟裘彼鹿胡爲乎來哉
聞之易曰同聲相應同氣相求意者野人之性
與鹿爲類故聲氣感召而來相與狃狃逐遊
於巔麓之間耳若曰壽徵吾不知也而况壽藏

乎况壽名乎夫壽身壽藏既不敢必而壽名又復不能則唯與鹿狃狃逐逐遊於巔麓之間以盡吾餘年而已予於是知鹿果爲氣類而來而未知其爲瑞也已因記于西壁

湖上集卷之十

湖上集卷之十一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

碑文

吳江縣重建四橋碑文

自南津而南至于徹浦有隄長九里曰石塘又自徹浦至于平望亘三十里曰官塘二堤截太湖之流通道南北爲竇百餘以洩水勢而其湍激汎濫之處不可竇者則必架梁其上以濟蓋吳江澤國也又當孔道人跡旁午仕宦商旅之出其途者雖必以舟而牽挽之役非橋莫藉故

橋梁視他邑特要若萬頃甘泉徹浦得勝其尤
要者也前此三橋易石以木蓋詘於力之弗逮
唯得勝以石而邇年鑿隄禦倭橋亦隨廢涉者
病焉嘉靖四十二年御史長樂陳公奉命再

按江南行部至縣見病涉者爲之惻然廼謀重
建以惠四方之人會太僕少卿溧陽史君來謁
聞其議願獻四十金以助役公復斥贖鍰以贍
之而委其事於縣令沔陽吳侯於是四橋一時
竝建遠近相望壯麗堅緻視昔有加經始于是
年某月日落成于某月日四方之人謹然稱便

而邑人之稱之也尤深且樂夫工役之不已及也夫陂障舟梁先王之教也三代以來皆用之而周人之法最詳及周既衰則雖賢如子產僅行小惠彼豈以為細務而忽之哉良由王法久廢人多狃於習見而莫克自振焉耳今之時去古之時又加遠矣國典雖存而長民者漫不之省其勤勞繕造往往出於緇黃之流吁其可怪也且夫御史之職興利除害而已橋梁雖細獨非利民之一端乎顧世忽焉而公獨究心民瘼縷縷及此况有大於此者乎異時操持政柄

其所施設豈不賢於子產乎宜吾民之赴闕
疏留而至再不已也工旣竣吳侯樹豐碑于津
口欲紀成績以詔後人而屬筆於余余論公之
政久矣識其大者而又嘉其不遺乎細也遂不
辭而爲之文俾鑱諸石若吳侯之祇承憲度悉
心經畫又是役之所由成也法得附書其廣衰
之數經營之贊助役董役之入則具列于碑陰
云

桐鄉縣石門鎮新建勉齋書院碑銘

桂林曾侯士彥爲桐鄉之明年令行禁止百廢

具與已迺循行部中至石門得故宋迪功郎監
酒務勉齋先生黃公宦游之遺蹟喟然歎曰此
先正過化之地也可無表識以風四封維時鎮
之縉紳郡推曹君大節縣丞沈君良暨好義之
士聞之相與協謀請建書院以畢侯志侯許之
命訪故署之址不得迺卽玄真廟西之隙地營
焉以先生在鎮時嘗憩茲廟故也書院之制有
堂有寢有門翼以修廊繚以周垣其材木塲埴
工力之費用金二百兩有奇以嘉靖四十二年
七月經始閱月而告成事榜曰勉齋書院且以

復今社學之舊於是曹君輩又相與礮石紀勒
侯績使來請文而因余年家友鄉進士皇甫君
汾致辭曰幸毋拒也余嘉其事而諾之嘗考史
傳先生石門之政不少概見蓋先生筮仕監台
州酒務其調茲鎮當在嘉泰之三年居無何卽
應湖北帥吳獵之辟以去先生在鎮旣不久而
官又卑其設施無所考見然余以謂先生資性
端審志思堅苦造詣純篤論說簡當政治精明
四海之人至於今共仰之固不必區區按一方
後爲重也及考邑乘載先生在鎮以苦

節自勵其懷惻憂民之意往往形諸詩歌則其
宦業大略可知特史臣未暇詳耳使後世仕者
以先生之心爲心則殃民之政不作儒者以先
生之學爲學則斯文之望不孤曾侯此舉其有
功於桐人豈淺小哉惟昔先生宦轍所至必以
重庠序先教養爲本今侯爲政亦絕相類嗚呼
豈聞其風而興起者與抑生質之偶合也系之
以銘曰

故宋中葉理學宣明誰其肇之維周與程接踵
三公粵有朱子及門高第推直卿氏錫諡文肅

尊稱勉齋匪直當時百代永懷葺爾石門辱停
宦轍官卑轉速曷究施設仰止山斗曠世相師
不有表揚疇則知之明明曾侯寤寐先哲倡茲
義舉以昭前列石門之俗昔市而囂今其化矣
曾不崇朝嗣侯者誰是崇是葺匪侯斯承維令
之職

吳江縣重建總收倉碑文

倉廩之設所以儲田賦稽出內慎防守以共
皇朝之用者也吾蘇財賦甲天下屬邑凡七而我
吳江獨稱雄焉迺其儲待之所建置不一或渙

而無統或隘而難容今邑乘具存可按而論也
正統末巡撫侍郎周文襄公始卽北郊三里橋
西隙地營焉拓址百畝移諸倉而合之名曰總
收於是渙者一隘者充規模次第裒然改觀矣
顧其時編竹爲囿歲費修營民尚未便也成化
中合州馮侯衡來知縣事乃建廡四十六區爲
廬四百十有四楹堂寢門垣悉仍文襄之舊而
閎敞壯固垂七十餘禩其功良不淺矣嘉靖三
十四年海夷入寇廡之被燬者七區嗣是風雨
之所摧剝官司之所移用姦頑之所侵削傾頽

殆盡余每過其地而歎焉以爲成之難而毀之
易也越八年而縣令沔陽吳侯一本爰採羣議
請于撫按兵臬郡國諸公撤其圯而新之更作
者四十有三區區十二楹堂寢祠宇門垣亦皆
補葺爲費三千一百二十五兩有奇取諸執役
于官及廢材之鬻于市者以充而墮井之民略
罔聞焉經始于四十二年七月十八日落成于
是年九月七日雖其壯麗不逮往昔而數年奔
走僦賃之勞一旦稱息肩矣耆老蕭隆輩實董
是役迺具始末徵文勒石以告後人余嘗念馮

侯之功而求其紀述漫不可得心竊疑之詢諸父老則謂沮於流言之故嗟乎心迹之難明久矣當馮侯締造之初披草萊治垣屋費實不貲而議者遂以染指加焉何言之易也意其輕用民力或不能免而因有以來之與若我吳侯今日之役下從之而謗讟不興上信之而猜疑不作則侯平日冰蘖之操揮霍之才致然也使嗣侯者以馮侯爲鑒以吳侯爲法歲修月葺毋俟其大壞而後圖之則斯役也垂諸永久而弗替矣此勒碑之意也吳侯爲政其良法美意甚多

茲特其一節耳然碑爲是役而作故他不著且
竢異日頌去思者刻焉

湖上集卷之十一

湖上集卷之二



大明吳江縣歸德伯魯

生母凌氏壙誌銘 并序

嘉靖十有三年歲在甲午夏四月二十日生母
凌氏卒不肖曾卽貧無以爲葬迺於卒之又明
年冬十月二十四日奉柩攢于祖塋越十年是
爲歲丁未不肖曾校藝南宮謬廁名于榜未請
告養病家山乃卜是年冬十二月十三日敬啓
攢宮窆茲幽宅不肖曾無任隕越哀號之至痛

惟吾母壹德閨範久或湮沒罔以昭示後人迺
銜哀秉筆伐石而誌之誌曰

凌氏吳江之黎里人曾大父賢大父復父彥昇
母沈氏生而稟幽閑之姿體純酥之德秉貞潔
之操服恭孫之節蓋年十七而歸家君訓科某
爲側室時適母王無子朝夕軫念吾母旣歸而
生不肖兄弟用紆顧後之憂其有功於徐氏甚
大事家君唯唯惟命績紉烹調之外又能治藥
石權圭七佐醫師事以需濟人其有勞於家君
甚至適母舊多病吾母侍湯藥竟夕不寢疾止

乃已適母亦愛重之其有裨於風教甚深不肖
曾結髮時讀書學文吾母執女紅課其勤至夜
分迺罷及試有司不售則命之曰女年少患不
學母患不售也第勉之義方之訓病且死猶刺
刺不休今幸通籍儒紳入仕有途異時竊斗升
之祿效菽水之養而恨不可得矣嗚呼痛哉嗚
呼痛哉吾母生於弘治七年七月十八日享年
四十有一子男二長卽師曾娶陳氏次師程娶
壽氏女一許嫁顧昇孫男一詢壙在縣北之柳
胥村鱗字圩銘曰

娟娟淑媛世有令德鍾厥純懿以相闡闕維跛
能履相承之吉後昆雲仍施於無極其後則豐
乃疚於躬景命不俟邁此愍凶嗚呼昊天靡嘉
胡不殲我禍烈且延蚤奪我母三復蓼莪瞻慕
何已勒銘告哀萬年是紀

故處士時省潘先生墓誌銘

嘉靖二十六年九月六日時省先生卒四方門
人咸扶服臨喪而長洲學生陳子正復爲事狀
畀其二子徵銘葬焉以屬師會師會於先生無
傾蓋之雅而辱與令子交聞其行頗詳乃按狀

而誌之曰先生姓潘氏諱鶴字世昂別號時省
蘇之常熟人也曾大父敬大父廣父瓚母殷氏
以成化十六年六月二十六日生先生屬穉時
卽頭角不羣長益樸茂無凡兒態其父授以書
卽喃喃便口與之講解卽通大義然性疏佻不
能自抑以守有司尺寸之程故絕意進取而世
其素業性孝友歲時穀於館人收其羨以爲養
菽水之歡踰於鼎釜不知其不足也其事諸父
執猶子禮甚恭撫小弱弟鵬迄於成空無違遺
命中更毋妻喪家落甚攜子授經于長洲因家

焉先生教人嚴毅端方言動頓笑咸有槩矔不以顏色假人經史承其口授有終身不忘者達官富室爭延致之然合則留不合則去推其介三公不能易也先生喜爲詩攻於近體每登覽酬答意興所至輒於短章發之構思沈著屬詞密緻雖匪大方足稱一家君子以是窺先生之蘊而今散逸不存矣吁惜哉先生享年六十有八元配周氏繼丘氏子男二位周出佐丘出女三壻徐世臣蘇臣張登孫男二尚幼位等以先世墓在海虞不便瞻掃乃相地于吳縣鳳凰山

龕土爲穴奉柩葬焉嘉靖二十九年十月二十四日也嗚呼自舉子之業行而小學遂廢不講世徒知誦數爲捷徑而薰陶涵育之意蔑然亡聞蒙養弗端教用是長青紫之路雖開而基本則淺矣先生力振古道以覺羣蒙出其門者進退有方應對有則作止有度不專從事乎吟呻佔俾之間可謂矻砥柱於中流迴狂瀾於旣倒者矣得如先生數輩處里社間小學其有興乎

銘曰

黃虞立教佑啓顓蒙甄之陶之寔維聖功古道

遼絕舉業斯隆捷徑是趨固約於中旣驕旣惰
迺寇迺攻本基則淺事業奚豐吁嗟先生力振
皇風弟子有職雅飭是崇不唯其始維以永終
有相者瞽有提者聾卑邇旣階高遐易通我銘
於茲詒範無窮考德在文眎此玄宮

故黃先生同妻鈕氏合葬墓誌銘

按狀先生姓黃氏諱紀字以陳世爲吳江人曾
祖塤祖璋父畿母徐氏初居北麻瀆後徙雙楊
村是時鈕氏有諱某者亦自桃溪徙邑城之中
河里生鈕孺人聘先生而就館焉故黃氏之再

徙邑城自先生始也先生少時狀貌不類凡兒
長治舉子業補邑學生校藝有司有司最其文
由是聲稱隱隱起吳中弟子執經受業者甚衆
經旨承其口授輒取高第去已獨五試京闈不
售蓋晚而餽於官然非其好也初先生之爲學
也稽日按程每漏下四鼓卽枕上默誦經書一
二卷黎明乃起討究墳典商確古今日著經義
皆傳傳註間作古賦諸篇辭旨溫麗窮晝之力
復繼以夜矻矻不少休故雖業擅尚書而笏經
羣史百氏等編靡不該洽尤邃數學洪範皇極

能詣其奧此則經生所未有也當其時孺人夙
夜拮据躬服儉樸以佐其勤及屢下第先生或
怏怏不樂孺人復溫言慰之終身無怨言先生
少失父事母孺人甚謹孺人歲時獻遺罔不當
意常祀視具必極精腆不苟從事也先生爲人
篤於孝義睦姻戚信朋友略權勢而矜賤貧其
待人也三尺之童必爲加禮一事之善樂於表
揚至其與內兄比椽而居共爨而食垂三十年
無間言此尤古人所難能末俗所希覯也嗚呼
先生之敦睦外族孺人之克恭厥兄具見之矣

世有昆弟分門顧若寇讎然者視此不有愧哉
先生垂易箴時嘗著家教一卷既沒而孺人益
珍襲之時出以示諸孤指其云云輒爲感慟其
躬勤力作不異先生在時也先生卒于嘉靖二
十一年閏五月二十五日享年六十而孺人則
以三十年九月十六日卒享年五十有九子四
人炎寔竝卒宸宁宸等卜地于邑之范隅鄉龐
箕字圩崇土爲墳窆埴爲穴將以三十二年某
月日奉二柩窆焉乃持其門人鄉進士葉懋學
所爲事狀謁銘於予予聞之先生嘗有言曰賢

愚在人窮達由命善乎斯言也夫以先生之敦善行誼博學閎辭使爲世用其設施可概而見也乃竟鬱鬱齋志以歿不獲一試於時豈其人非賢邪將命之不邁也感而爲銘銘曰

聖遠教湮道絕塞澆情成風厭匡救偉哉先生崇厚德廉頑敦薄刑家國士女無荒恒翼翼翱翔鳧鴈思厥職旣畜乃通數之極蘊而不施我心惻雙壁同瘞作世式貞珉刻辭永毋泐

董士希妻吳氏繼金氏墓誌銘

吳氏者處士董賢士希之元配也董吳竝吳江

人董之曾大父芳以貢授常山丞而吳先世亦
有以明經爲訓導者二氏雖不甚顯貴而詩禮
相承故吳氏來歸歸而生一女及子漢策而天
於時金氏繼之未幾亦沒兩喪相仍僅在七年
間耳士希值家中否力不能支乃放世俗火二
柩而收其遺骸葬之同里成字圩先塋越十二
年漢策成立乃詣予泣告曰策不幸生三歲而
慈母背棄繼母於策日夕拊而摩之甚有恩卽
策不孝弗克禮葬以伸情事於萬一復不得名
筆以銘諸幽是重不孝也先生其圖之策惟先

妣來歸逮事吾祖母馬孺人孝謹勤恪夙夜幹
蠱然終齋志以歿弗底於成也而繼妣續厥室
家拮据力作以成其志乃有今日吾父工古篆
書圖刻以其藝游縉紳間家務悉綜於繼妣繼
妣上則躬劬勤甘澹泊以相吾父下則鞠吾輩
於襁褓媼媼焉不愆於慈蓋至是而吾家之衰
緒稍振矣而又不幸夭嗚呼痛哉予聞其言而
悲之且有感焉夫世之執箕帚操井臼者鮮克
服勤以相其夫而繼入室者又往往分彼我於
子女之間不虐則怠若二氏之賢齊軌合轍固

末世之所難而妻道所由立也是宜銘是宜銘
吳父萱母江氏其卒嘉靖十三年十月七日年
三十四金父某母某氏其卒嘉靖十九年十一
月二十一日年四十三金爲長洲人無子繼金
氏者馬氏也生漢儒瘞石之年爲嘉靖三十二
年某月日銘曰

吁嗟二婦異氏同蹤迺惠迺慈以克厥宗董氏
有家二氏之續董氏有子二氏之澤銘詞可徵
永垂世則

貴州布政司照磨沈府君墓誌銘

府君諱榮字惟仁姓沈氏其先汴人有從宋南渡者家於吳遂爲蘇之吳江人曾祖承李祖珉父澄母盛氏府君生三歲而失怙恃鞠於其姑長習政事通律令爲府吏知府曹公鳳嚴毅威明羣吏事之咸抑首促促獨府君遇事敢言或他吏有事抱案牘逡巡不敢白目府君府君卽與代白無所遜曹初怪之府君不變蓋久而察其誠直遂信任焉所白是卽署案尾曰行否則詰責他吏知府君爲所給不以罪也已乃入京從事內閣隸知制誥潘公潘識其人不敢煩

以奔走寘諸邸塾而使子弟受業焉居久之歸
祭於家需次凡若干年非歲時慶賀不入公府
爲有司所重嘉靖四年始謁選擬除光祿監事
辭乃授貴州布政司照磨府君旣拜命之任
而前官猶未滿去不得上欲還更選撫按共留
之委以雜務府君悉力幹理事以辦治咸獎其
能至七年乃上府君職在磨勘而倉庾守吏蝕
耗頗多輒以乾沒抵罪累年弗得脫歸府君察
其寃必爲之委曲庇護俾得歸或不能歸則資
而遣之蒙鉞阿向烏蒙等弄兵朝廷征之府

君督餉以從奮不避難賊平三被 欽賚實異
數也嘉靖十六年九載考績北上未至以 覲
例免歸府君曰吾志也於是迴舟南下攜杖道
遙往來里中日與二三長老談笑以終餘年縣
大夫舉鄉飲以速府君府君謝不往不得已爲
一出以塞其意云嘉靖三十三年十一月十六
日以疾卒于家年八十一明年某月日葬縣北
三里墟字圩之原府君凡再娶生四男初娶姚
氏子曰衡曰衢繼周氏子曰銜曰衍衡先若干
年卒葬得日衢等以季第衍有文令撰事狀哭

拜授使者走京師乞予銘予先人與府君交垂
五十年以誠直相契合先人嘗爲予言 孝廟
時治化隆洽風俗淳厚然於吏中求府君已自
百一居今時直萬一耳嗚呼若府君者可復得
哉可復得哉銘曰

儒其行吏其名以永厥聲

亡姪十四郎壙誌銘

吾宗由太末散居徐揚之間吳江古揚州域也
故多徐氏世系莫考予所知者隆慶府君居南
麻族屬蕃衍歷四世至文亮府君始徙邑城而

子孫復各散於鄉獨吾支世守邑城至於今又
四傳矣雖漸顯貴顧不甚蕃訓科府君生予兄
第二人予兄弟各生子一人噫吾支之緜延僅
若綫而已爾十四郎者名訥予弟師程叔明之
子也蓋四乳而後得之予時方家食見其狀貌
仁善在祖母伯母懷中依依不忍去意其長大
必良天其祚吾門哉及予來京師垂二年而十
四郎之計至嗚呼天不祚吾門邪何得之艱而
失之易也豈以性不類其父而斂之乎其生嘉
靖三十一年正月十日其歿三十三年二月十

二日其葬明年九月十日壙祔邑之柳胥村鱗
字圩祖塋在殤穴予旣爲文哭之且爲之銘銘
曰
棄而親反而真以召其後人

先母王氏墓誌

有序

嘉靖三十二年歲在癸丑不肖師曾當應制
取進士欲奉吾母如京師而吾母以老不肯行
居二年海夷作亂逼縣城城中震恐曾得報復
謀迎養而吾母以亂故惠然肯來以三十四年
五月入都城凡十四閱月而卒于官邸卒之四

月始克護其喪歸葬于柳胥村鱗字圍祖墓之
域中合先人兆嗚呼吾母已矣已矣仰天長號
不可及矣敢瀝血鑱詞而納諸幽其詞曰

吾母王氏得姓於姬得望於太原而居河之南
及宋徙都始占蘇之吳江曾大父諱珪大父諱
仁父諱政母莫氏吾母年十九歸我先人訓科
府君徐氏諱朝字政卿先人幼奉祖命爲叔父
後吾母婦於伯叔之間乃能孝養其舅姑而朝
夕歲時饋獻於伯氏無少間皆得其歡心初舉
一子一女竝以殤死旣而不乳深以宗祀爲憂

勸先人置二側室孫氏凌氏後凌氏生曾弟妹
三人而先人之宗賴以不墜至於撫字之勤督
訓之力則又有近世適毋鮮能者焉故其妹嫁
沈氏者化之亦卒有子曾年十七而生毋見昔
當是時吾妹纔三歲耳吾毋懷而鞠之不以為
累鍾愛特至既嫁猶念之至老且死而弗替蓋
其慈如此其他細行不暇悉也初曾之赴闕
也毋齒已踰時制曾為之制而諱其事比就迎
問而知之命攜以隨既卒即付匠人故能詰朝
而殯弔者見之咸以為達也嗟乎闈闈之中死

生之際蓋烈士所難而吾母處之如此豈不誠
女丈夫哉吾母享年七十有八其卒嘉靖三十
五年六月十六日其葬是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子男二長卽師曾兵科給事中次師程女一壻
顧昇孫男三詢諄論惟曾不肖初儲翰館旣以
疏庸失其史職繼叨瑣垣復以寡昧無所建明
然猶覩顏就列不知引退者冀得一命之恩
以爲吾母榮而竟不能待也嗚呼痛哉竊惟吾
母之行可傳萬世然非得有道而文者以爲之
銘則無以詔來嗣非假寵於天子則無以重

斯銘而慰人子之心今茲未能不敢以請姑誌
其實於此而俟諸異時焉昔宋歐陽公表瀧岡
在葬後六十年以謂非敢緩也蓋有待也會名
位萬不逮公奚敢不亟圖之而顧緩若此其亦
所謂有待者與

周毋鍾孺人墓誌銘

孺人鍾氏世爲吳江人處士諱某之女而訓科
周君諱同之妻也鍾故富家孺人生長豐腴及
歸而見周君儒素家也服食儉約心顧安焉且
爲蚤夜拮据操筦籥權贏縮以理內政用能振

拓先業列於富饒然性好施予有餘輒斥以周
貧乏故囊無長物焉性又至孝事舅贈資政公
及其姑計太夫人能以志養公好客孺人與其
姒施夫人共執汲爨以供具唯恐不當其意周
君之兄官保尚書恭肅公用初爲南京給事中
而資政公壽終於家不及視舍斂以爲恨孺人
相夫治喪極其誠信人曰使給事君自爲之亡
以過也恭肅聞之因以少慰云太夫人暮年嘗
病淋孺人奉侍湯藥晨昏不離側且爲日汗其
私積歲餘不怠恭肅長子尋甸知府國南早失

毋孺人撫之如已子又佐其婚娶同爨十餘年
庭無間言孺人數乳皆得女自度不能子選飾
妾御薦進不忌厥後圖南生保護備至逾於已
出圖南雖長不知其非孺人生也其待僮婢亦
若子女然有數年在旁未嘗一被其笞詈者嗚
呼其賢如此周氏家爛溪之上嘉靖三十五年
海酋入寇圖南奉孺人避居邑城感痢二十餘
日而卒是歲七月二日也享年七十有六子男
一卽圖南太學生瞿出女四長適福建按察司
副使卜大同次適陳國光又次適太學生沈嘉

績竝孺人出又次適縣學生史天成沈出孫男
一女三皆幼圖南以亂故亟於營葬而卜未食
乃以其月二十八日舉柩攢于大牛之丘明年
二月十八日始克就窆合周君兆先期持國南
所撰事狀詣予徵銘予方歸葬適毋于鄉泣誌
懿德而孺人之賢實出一揆予於是重有感焉
蓋予觀風人詠婦人之德不一其事而其本則
在關雎取其不淫於色而無傷善之心也江沱
小星則異於是矣而後悔之恩在公之惠猶歌
之以爲美而刪詩者列於二南非以德之難哉

世衰俗敝教不逮於婦人有如吾母與孺人絕
妬媚之私臻詭繩之效殆不必位分儀等之同
而德則庶幾矣使其遇能詩之媵必將播諸聲
歌以垂於無窮今不遇矣於其來請寧忍使之
無傳乎銘曰

有美孟鍾來嬪周宗婉婉其容婦順母儀協於
孝慈其德則熙邁蕃選飾以繇胤息寔維其德
太牛之丘銘以告幽萬祀千秋考德於茲式媿
盛時風人之詩

太學生張公墓誌銘

張氏以儒聞吳下且百年其賢而不遇者公居
一焉公諱印字信卿其先崑山人五世祖士順
元季時避地徙家常熟之直塘里成化中詔
割崑山常熟嘉定三邑六鄉之地以建太倉州
而直塘與焉故今爲太倉人士願生元鵬元鵬
生溱溱生銑銑生湖廣光化教諭璧則公父也
毋章氏公少穎敏讀場屋書卽瀾翻成誦稍長
益以經史莊荀班馬諸大家之文蘊畜甚富又
善講解論議以發其趣選入州學爲諸生每督
學御史至必首稱公郡守胡公績宗雅志尚儒

簡士造就得公卷驚曰此吳中人傑也禮之不
下於黃省曾王寵諸人公由是名益起學益力
人以科第期之者心益切顧弗售也公因念古
人周遊尚友然後成大儒今余株守甕繩而圖
倖一舉弗獲宜矣乃引例入太學於是涉江淮
泝齊魯以達于京師時當大比四方豪雋畢集
公擇其賢者能者與之游而下上其議論學以
大進祭酒呂公相試諸生拔公千人中深加稱
賞梓其文以爲式乃亦弗售歎曰余殆命乎已
矣浩然南歸時其子今屯田主事大韶年在卯

角顧謂其母曰是不足代我邪遂力教之然猶自爲之弗輟久之念其父老乃徒步裹糧迎教諭公以歸嘉靖二十八年屯田君果領應天鄉薦高等公曰雖然吾志不可懈也越四年屯田君舉進士公乃喜曰吾志畢矣始棄其業而事逸遊治圃繕亭日與客觴詠其中一切外事悉置不問居無何倭夷入寇郡民多流徙無恒居而瀕海尤甚公亦遷寓郡城屯田君在南都聞之亟遣人迎公而公疽發背不起矣嘉靖三十五年五月十七日也年五十六公奉親能孝執

喪能哀待朋友能信人有假貸遇凶年輒折券
免之其事抑有足書者娶唐氏子男一卽大韶
女二長適太學生金允清次許聘王紀孫女一
許聘金履祥公嘗相地于下澤字圩於是屯田
君劬疇塋域奉柩以葬而卜未食乃以卒之明
年十二月十八日權厝于域之旁來徵余銘余
於屯田君爲同年故知公至是又得之徐僉事
叔厚狀爲許蓋叔厚亦余同年嘗爲名御史其
言可徵故合而誌之系以銘銘曰

嗚呼張公韞其寶玉而終身不售尚見沽於嗣

卷之二
三十一
偷奚此志之未酬卜食下澤樂哉丘公魄往瘞
縣千秋竟與長廬游兮蓬壺之洲

楊處士妻平氏墓誌銘

有地界蘇松之間曰楊扇華亭楊氏居之世號
德門至處士應元而積愈厚業不營而拓教不
勞而成余心異之已而聞其配平孺人之賢乃
知處士之克享成福不偶然也孺人吳江人曾
祖思忠事 文廟爲主客郎中累官陝西叅政
時稱名臣郡邑志皆有傳祖昂父松母李氏孺
人自少穎異善女紅剪製之事長歸處士處士

昆弟六人孺人在娣姒中事舅姑勤懇特至舅
姑說之故舍諸伯叔氏而終其身與之居孺人
兄弟皆早世母老無依亦迎養焉處士性好客
客至必款留深觴細杯窮落日月孺人執爨共
具極其豐腆處士初不問也族屬故舊雖甚疏
遠必厚遇之或有稱貸不逆其竟何如無弗予
者諸子業進士則延致賢師友使相磨礱其事
家人產業者亦以勤儉勗之噫孺人之慈孝仁
惠如此婦道毋儀可謂無失矣子男五道亨舉
進士今爲行人道貞國子生道通道明道腴女

二嫁長洲學生馬八駿周文炳孫男五女三孺
人以弘治十二年五月十六日生嘉靖三十二
年十月二十二日卒享年五十有五當是時行
人君已領鄉薦卜葬未食權厝祖墓之旁至是
以使事歸咨稟處士治新阡于制字熟生之原
啓舊墳而窆焉嘉靖三十六年十二月十八日
也行人君自撰事狀偕諸弟謁余銘余嘗歎內
助之賢不多見今見孺人又因以知處士之德
行於家也序而銘之詞曰

赫赫平宗始別韓封後生名臣陝右宣旬爰再

其傳有女嬋娟作嬪揚君壺懿有聞仁惠孝慈
內外順之世德用光積厚流芳嶷嶷令男使服
兩驂卜食元龜有丘巋巋 綸音方來賁于泉
臺斲石鐫詩我詞匪私

太學生周叔元墓誌銘

嘉靖三十六年十一月十七日吾友周君叔元
卒其仲兄鄉進士仲陽撰狀踵余門泣告曰吾
季弟不幸死矣知吾弟者子也其爲我銘余感
而諾之蓋君卒之前半月與余遇于震澤舟中
聯牀抵膝啜茗劇譚垂夜分乃別當是時君言

語狀貌精神意氣無異平時迺今遽死乎嗚呼
此豈人情所能測也按狀君姓周氏諱乾南叔
元其字也世爲吳江人曾祖瑄祖昂贈資政大
夫右都御史父用以進士起家累官太子少保
吏部尚書贈太子太保諡恭肅適母施氏封孺
人累贈夫人母姜氏嘉靖八年恭肅爲右副都
御史提督南贛等處軍務以其年八月十七日
生君于贛州官舍恭肅有丈夫子四人君其季
也生而儀狀魁梧資性警敏稍長知讀書授以
經傳輒能背誦通曉年十七補邑學生尋應例

升太學操管屬文類不作常語今年春卒業南
靡祭酒新昌潘公晟試其文深加獎賞且曰吾
子勉焉蓋望之也君歸愈自砥礪取近時舉子
所爲經義刪其疵類納諸程度夜以繼日不自
知其憊也他如書札音律圖畫壺奕諸技亦皆
究心焉天性孝友母有痰疾每發君必侍牀第
視湯藥唯謹衣不解帶率以爲常事諸兄恭愨
特至遇有外侮則爲之極力分解奮不自顧早
歲失怙母將築室居之君念母春秋高不欲煩
其心乃自鳩工繕構甫歲餘堂室門奧咸就條

理人由是覘其才君又好客凡有過從必設菓核羞醴歛洽竟日與人論事侃侃疊疊反覆不竭或不當意則抗膺雄辯卒不能屈其說見人急難輒赴救之或資而助之不亟取償又能仁於宗族嘗欲立義田闢義塾以贍其不給者而教其子弟使天假之年其規摹可次第而舉也有志未就惜哉君自震澤歸一夕坐榻上忽聞戶外蛩然履聲視之無人心已訝其不祥未幾復夢有朱衣白馬數人掖之上昇前有青衣擎燈引導其行如飛既覺語家人曰吾夢云云余

殆將死矣夫命也明日果疾作召醫診之則不可爲矣直視諸子環膝下竟無一語年僅二十有九君配薛氏生子男五人曰禎曰祐曰禮曰祉其一未名女一人墓在某原葬之日爲某年月日銘曰

已虜叔元藝能發身而時未邁仁足壽命而數不延已虜叔元仁兮藝兮孰爲之先未邁而天孰使之然已虜叔元奈何乎天

郡學生朱世程墓誌銘

朱氏裔出宋兵部郎中貫世家睦陽其徙于吳

則自直祕閣子榮始再世爲元征東儒學提舉
德潤又一世入國朝爲中書舍人吉又二世
爲雲南按察副使贈南京吏部右侍郎文衣冠
簪笏代不乏人至文子希周則以狀元及第累
官南京吏部尚書卒贈太子太保諡恭靖文學
德望高出士類於是海內皆知有崑山朱氏矣
恭靖有弟曰希召爲貴州都指揮使司都事是
生景元字醇甫景元生循字世程世程父子憤
都事公之志不伸又思揚其伯父之遺烈相繼
奮學咸有聲庠校間人亦謂朱氏有人而世程

則死矣嗚呼傷哉世程兒時卽不好弄七歲就學則端坐讀書晝竟日乃罷客至令出背誦輒朗朗終篇稍長學場屋文每有新意恭靖公見而器之年十七補郡學生日坐一小樓取近時舉子所爲經義精擇強記蘊蓄甚富遇試則誦昔所記附以己意而屬草焉故其文昌大敷腴沛然成家巡按御史羅山尚公維持試諸生世程入高等公題其卷曰讀子之文如入華林珠浦令人眩目奪明矣數以首場題授之世程如命以復公益喜曰吾輩當讓一武矣世程好學不

倦尤勤於鈔錄運筆若飛動成卷表意覺倦則
微吟古詩一二篇或過外氏索觀書畫名品則
自以爲適矣醇甫嘗授經吾邑聞其過勤還書
戒之不能禁也卒以此致疾死嗚呼傷哉計聞
於尚公公嗟悼久之且給錢八緡以助葬焉世
程爲人坦夷開朗不事矯飾與人論事婉而有
斷平居雖小物不妄費至義所當用則無少吝
惜親友有急或轉貸以應之不使之知也其生
嘉靖十二年五月十日以三十六年十二月二
十五日卒年僅二十有五明年某月日葬于陽

抱山之原母王氏妻文氏前翰林待詔徵明孫
女生子一人名丙龍銘曰

君之學如玉斯琢光瑩潤以濯君之才如峽始
開流灑灑以來君之志如火方熾燄灼爍以遂
莫或燿之乃從撲之命也奈何其傷孔多作銘
憐才千載不磨

河南新鄉縣知縣致仕陳君妻顧孺人墓

誌銘

孺人姓顧氏世爲吳江人曾大父王大父昇皆
不仕父元以貲爲承事郎母徐氏余姑也承事

公無子生孺人三歲背棄余姑撫之艱苦萬狀
比長館今新鄉知縣致仕陳君鴻于家從今俗
也陳氏先世嘗業儒未有顯者孺人念之蚤夜
勉陳君以學於是陳君以縣學生領嘉靖戊子
應天鄉薦已復教其子而其子忠言又以庚子
登薦書蓋至是而陳氏之宗始大孺人之力也
孺人性孝謹居常以不克事舅姑爲念因請於
母迎而養之滫瀡斂葬各盡其禮陳君仲兄鳳
有二女力不能嫁孺人引置膝下爲之擇壻且
厚其資而嫁之性好佛法樂施舍故飯囚樵死

修塗葺梁凡種福田事日不暇給蓋其崇尚如此陳君試禮部連不得志乃拜新鄉之命新鄉衝繁周敝劬勤弗堪孺人作書勸之曰人生貴適志安用勞苦爲也陳君感其言幡然乞歸檄至吾郡郡守林公懋舉爲題遂高以扁其堂云孺人生于弘治十四年二月八日以嘉靖三十七年五月十九日卒享年五十有八子男二長卽忠言娶鄒氏次嘉言太學生先卒娶水丘氏女一適沈化縣學生孫男一紹芳聘沈氏女五長適沈倬次字吳宗周又次字顧大謨又次

未字又次字沈令範初孺人以母子相依鬱鬱
寢疾者二十年湯藥無虛日乃亦踰下壽而歿
雖不稱厥德然在孺人則已過望矣忠言稟父
命相地于某字圩卜以某年月日奉柩以葬先
期自撰事狀乞余銘余惟顧氏中絕復無旁支
余姑奴則孺人視余家爲母家情意懇至往歲
丙午余舉于鄉孺人方病在牀箒報至瞿然起
坐曰吾弟中邪侍者曰吾家業有兩舉人矣何
喜之甚也孺人曰吾亦欲吾母家好耳追惟昔
言恩若黍足余忍銘又惡忍辭也乃拭淚而爲

之銘銘曰

吁嗟孺人顧氏之子以女承祧共彼桑梓吁嗟
孺人陳氏之婦以室爲家迎奉恐後繫夫若子
存歷顯融匪有相者就亢其宗陳宗旣亢顧祀
亦延庶幾奕世以慰九泉彼不生男猶幸生女
孰云緩急而不足恃相彼高原毋子相望我繹
其思作銘以藏

故處士張克濟墓誌銘

黃帝青陽之裔出自弓正曰張氏實爲海內著
姓而居吳中者最多然皆各分族屬譜不相通

則其勢然也其在吳江 國初有諱瑛者以歲
貢起家仕至左僉都御史瑛生士能士能生芳
芳生昂昂生珮珮生君自士能至珮竝以詩禮
纘厥緒而不顯於時君少治詩卽有紹恢先業
之志年二十餘選爲弟子員一時俊又多見許
予如按察副使陸公金僉事申公惠相與講藝
尤善且久其後二公皆次第舉進士君獨落落
不合於有司終至擯棄然君安焉曰是吾命也
君有二弟仲曰淮季曰慶恩淮夫婦相繼早世
君治葬事從厚收其女撫而嫁之後慶恩又歿

其妻龐氏守志君復委曲調之以成其節平生
以氣槩自處惟處困極未嘗妄求於人人有餽
遺多謝卻不受嘗館于陸氏有商持珠來售偶
遺一囊去去二日復來求珠君取囊還之商大
喜過望願留其半爲謝君拂然曰使我爲常人
不利女全囊顧利半囊邪其好義類如此君諱
漢字克濟以弘治二年五月一日生卒于嘉靖
三十五年五月十三日享年六十有八初娶方
氏生一男四女男曰星縣學生壻曰李孚省祭
官曰沈應魁曰沈敷言太學生曰李有基縣學

生繼娶姚氏生一男二女男曰呈出繼慶恩嗣
壻曰陳玉道縣學生曰沈兆元孫男三道光道
充道元女二星卜某年月日葬君子邑城西原
無字圩祖塋之側先期買石自撰事狀來徵余
銘余惟先人與君父爲莫逆友君視余先人則
父之執也先人晚歲生余故星又與余同游學
官邈厥契誼三世於茲則斯石也非余其誰銘
銘曰

總憲之先世系莫詳彼不通譜竝氏青陽士能
而下以至於珮詩禮相仍厥緒罔墜桓桓張君

志節有聞命也限之咎曷在文撫發育孤維孝
若友雖值困窮取予不苟桓桓張君志節有聞
靡究厥施留畀後人先墓之傍君往卽宅懿德
在銘子孫是則

處士周敬之夫妻合葬墓誌銘

太湖之中爲山亡慮數十而東西洞庭最稱鉅
麗其旁一支迤邐而北走者曰寒山山中之人
多業商賈能以籌算拓其家而其表表者則又
以儒術文之若周君則其一也君旣沒其子介
卜以嘉靖某年月日葬君子山頭嶺苦竹灑之

新阡并奉君之元配葉孺人而合窆焉先事持
其里人上高訓導葉子欽所爲事狀詣余泣且
拜曰知我父者莫若葉先生而知余者則莫先
生若也幸錫之銘按狀君諱穆字敬之蘇之吳
縣人也少孤受館于里中葉國賓氏是時國賓
無子有愛女故擇君而配焉國賓爲人爽闇沈
毅負幹局賈于山東之臨清州攜君以行君幼
有器識長益諳練用能當其意居十四年國賓
謝歸悉以其業付君時則國賓有二子矣君既
承業悉心辦治外操贏縮內持門戶有餘則與

其二子共焉又十四年而歸尚同爨食庭無間
言視二子不啻昆弟而二子視君亦若伯兄然
不知其家之有二姓也君旣葬國賓夫妻已又
葬其父孺人皆相之嘗曰吾父母晚而得子紫
以子視我矣敢不盡子道乎又曰我周氏婦也
不可以若是愬故喪具竝從厚云初君之賈于
臨清也以信義待諸商而諸商亦倚任之價旣
定則相與約曰某日償某金某日償某金卒如
期予之雖豪飲至醉不爽約也其有先期預索
者君亦不聽以是人得其一諾重千金云李大

用者河西務人也負君貲千餘償不及數則雜
出黃白金酒器若干以足之君一見惻然曰僕
與足下往還有年矣豈可忘義而唯利之圖邪
姑留以傳子孫吾去矣後君之子游河西李邀
至其家設酒殽相款洽陳前所留器酌而拜曰
此尊公之遺也定州韓伯堅誤以百金來償君
還之韓不肯固辭乃收去市中有事或糾紛難
解者必就君決君爲處分咸中肯繁君雖未嘗
讀書而雅好文學士臨清縉紳若秦給事中祐
王御史道林郎中瓊數野服邀君歡飲竟日而

吾鄉士夫道臨清者未嘗不就君而問也若大學士顧文康公鼎臣編修王公同祖其最友善且著云君性友愛嘗痛其兄美之蚤逝而撫其遺孤若已出至於待戚屬處鄉黨莫不煦煦有恩里中少年有悔君者君不與校而少年竟不容於鄉評尋自愧屈至比之王彥方云君曾祖子富祖宗政父隆母葉氏生于弘治元年九月二十日以嘉靖巳未五年正月六日卒享年六十有九孺人曾祖某祖貴父卽國賓諱良輔母施氏生于治弘丑年七月十七日以嘉靖十八

年閏七月十二日卒享年五十有一子男一卽
介娶張氏女二壻葉素葉希曾竝出孺人繼孺
人者吳氏也無出孫男四可學可適可立可權
女二壻顧彬孫有堅曾孫男女各三銘曰

維人之生治業殊絕考厥行義人品斯別或儒
而文或賈而利利以階富貴以文致嗟爾富貴
寔曰凡庸乃唯高行斯號豪雄允矣周君棄儒
治賈業同今人厥行則古誤予弗取求逋弗深
平估刻期一諾千金君之孝友罔間內外父母
舅姑咸各有賴舅有二子誼篤同胞世多闕牆

甚乃鴟梟君業雖賈君行則儒何必讀書而後
一其趨君有元配寔維同德爲子爲婦亡曠乃
職先君而亡穴則同藏夜臺不閱雙壁騰光苦
竹之灑有墳翼翼按狀勒銘垂示無極

故河南都指揮使司經歷沈君墓誌銘

君姓沈氏諱嘉績字惟熙蘇之吳江人也曾大
父麓大父奎贈刑科給事中父漢戶科左給事
中母徐氏贈孺人君幼時與諸兄同就外傳旣
長同游邑庠顧性豪宕不能齷齪守繩墨爲時
文乃援例入國學而棄去舉子業給事公任之

不問也初君出贅周氏周氏雄於貲而最愛君君雅好客客至必設酒殽相驩樂日以爲常以故方二百內技能之士多來歸君給事公聞之不禁也給事公解官居故里垂二十年好遊佳山水每出遊君必致客數人彈碁吹竹謳歌笑謔以娛公公心則喜雖諸兄謹飭者亦自以爲弗及也厥後給事公沒伯兄仲兄相繼謝世則君資當仕矣乃謁選久之拜河南都指揮使司經歷非其好也旣上巡撫都御史德清蔡公汝楠獨識君於諸小吏中謂疏豁可任事已又諭

知爲給事公子益重之欲令署篆君辭焉乃止
君既不樂居其官日夜思東歸蔡公亦察其意
乃假君公務以歸歸則辭家五年曩時交游旣
多物故而存者又往往散之四方君殊落莫不
自得及客聞君歸稍稍復集而君病不起矣嘉
靖四十二年二月二十七日也距生之年爲正
德十年十一月八日年僅四十有九配周氏生
子男二人僕象道女三人郭應詔卜曰驛周仕
其壻也孫男五人璜瑄璨餘未名孫女五人君
軀幹豐偉器度闊略能周人之急宗黨姻友賴

以存濟者頗衆當客京師時士有徒手南來者
求助於鄉人鄉人助各有差君獨以白金一鎰
予之他如券貸不能償者君始終與之交弗絕
也君館於周居爛溪之上會海寇至焚其廬乃
更卜築城中及歸自河南城中廬又焚君皆不
以爲意夫以君之雅量若此宜享上壽而竟止
於斯也嗚呼哀哉僕等卜以嘉靖四十五年四
月十二日葬君于邑東北裏字園之新阡持其
從兄鄉進士道立所撰行狀謁余銘余素知君
不獲辭乃按狀而銘之銘曰

維沈之先爲吳舊姓給事徵庸宦業始盛厥後
生君跌宕不羣好義輕財視若浮雲初從諸生
尋升太學晚得一官出叅戎幕偃僂奔趨君意
曷怡旋返故鄉未究其施其施弗究乃復不祿
是孰爲之命也弗淑鬱鬱新封流慶亡窮礱石
鑿詞殉彼幽宮

故贈奉直大夫定州知州潘公夫妻合葬

墓誌銘

有
序

南京刑部郎中潘君志伊將奉其母太宜人柩
合葬封君之兆乃具事狀介其同年友工部主

事錢君寵伯來乞銘且曰先大夫葬二十餘年而未克誌嗚呼吾罪人也敢并以累子余辭不獲乃按狀誌而銘之誌曰

封君諱雲字用望姓潘氏世家吳江平望鎮之水東鄉人稱爲水東居士曾大父景庸大父珪父完代稱謹愿完生三子封君其季也母劉氏封君性卓犖學舉子業尋以家務廢棄而博通子史百氏之書喜爲詩尤工近體中歲遘疾因治醫以其術濟人屢著奇效蓋其多能如此配太宜人費氏父璋母馬氏擇壻得封君卽授館

焉凡厥佐理皆當其意其葬婦翁也悉心經紀
不以勞其幼子其喪考妣也躬親辦治不以煩
二兄其還所受田廬於外家而孑然以歸也不
與伯仲言析產事其未有子也教其從子登游
邑庠而不幸蚤世宜人又以從姪孫女爲己女
撫而嫁之其後得郎中君也訓誨課督至屏擗
菑舊好以示義方尤人所難凡此皆封君之德
善行誼而宜人贊助之力居多云郎中君成進
士初知定州再騰薦剡隆慶二年以建儲恩
贈封父母如制人以爲榮然念封君不逮養則

又歛歔泣下者久之及遷南曹以道近請迎養
宜人不肯行乃止赴官二年而宜人卒嗚呼哀
哉封君生成化二十一年十月四日卒嘉靖二
十九年閏六月十日葬三十三年十二月二十
二日享年六十有六宜人生弘治二年正月九
日卒隆慶五年二月四日葬萬曆元年正月四
日享年八十有三墓在里中羌字園子男二長
卽志伊娶陸氏側室凌氏出次志臯娶呂氏繼
於氏側室徐氏出女四長適尤守德卽宜人所
育從姪孫女也次適呂孝又次適俞憲又次適

沈國禎其適呂沈者凌出適俞者徐出孫男二
女四余嘗聞平望多隱君子其在 本朝最著
者莫如曹孚顥若氏封君豈聞其風而興起者
與至若宜人之賢則未知顥若有亡何如也是
宜銘銘曰

貪夫徇利孰爲教誼妬婦脩容孰爲亢宗羔羊
小星世不常逢翩翩鳳凰言集于松松陵之南
水流淙淙是曰平望厥原鬱穠後先廿載異桴
同封代有顯人靈秀所鍾匪靈之鍾維德之莫
我銘玄堂永昭士龔

廣東感恩縣令石君元配鍾孺人墓誌銘

序有

福建武平石君美中字宜文爲我吳江訓導之
四年元配鍾孺人以疾歿于黌舍無何君得邸
報遷廣東感恩知縣時其子維城由恩貢應舉
順天聞訃來奔相與扶襯南還相地歷吉以葬
乃述事狀謁予銘予素不屬浮詞以諛墓中人
而閩去吾吳逾三千里不能詳其家世德善萬
一近誣彼此交喪用是固辭而石君父子請不
置旣而伏思之君仕吾邑久嘗道其內助之賢

予耳熟焉弗待今日事狀而始有聞則其弗誣也審矣迺按狀爲誌而系以銘誌曰

孺人姓鍾氏胄出微子世家汀州之武平在唐有贈銀青光祿大夫者蓋武平之始祖也至宋嘉定間裔孫自強登蔣重珍榜進士入我朝稱詩禮名家大父周賢以貲授從仕郎父士表仕終廣東連州守母劉氏孺人生有淑姿動協內則連州公愛之而難其配石君方垂髻已蘄露頭角公一見之歎曰擇壻得如石郎足矣語聞遂締昏焉嘉靖辛丑孺人年十七歸石君

勤劬贊佐夙夜弗怠丙午姑張遘暴疾石君方
赴試會城距家三百里而遙音驛不通孺人事
醫禱親湯藥比卒哀毀倍常舍斂如禮石君歸
號慟幾絕方以弗獲躬視爲恨及聞孺人所處
詳慎而後慰於懷石氏故廬在目郡鄉不便游
學石君乃徙入城辛酉廣寇竊發流入縣境故
廬灰燼殆盡會石君父卒昆弟四人竝罹兵燹
莫能治喪孺人相夫襄事悉出嫁時貲幣助焉
郡守仁和陳公洪範選九學生徒肄業崇正書
院石君名在第一巡按御史臨川曾公佩行部

移文校藝而石君忽疾作太守懇留之疾轉劇
扶歸故廬孺人自邑城趨侍口不食飲目不交
睫者五日焚香告天願以身代疾止而後復故
維城稍長出就外傳夜歸篝燈使讀所授書已
則組績以臨之及爲諸生作時義每問石君兒
子如何善則沾沾喜否則頻顙不食無姑息態
維城懼退而力學遂有聲庠校間初維城隨父
讀書外家一夕忽眩暈幾殆亟呼家人起救中
夜迎醫砭治而甦孺人聞之驚曰噫茲孤注也
夫爲置側室張氏王氏顧皆產女然孺人視之

不啻由已出也他如御下以仁睦族以惠處姊
姒以和往往有合古道卽詩人所賦樛木小星
采繁鷄鳴之風亦不多讓云孺人生嘉靖四年
十二月三日卒萬曆四年九月六日享年五十
有二子男一卽維城娶賴氏女二張出者字脩
懋烈王出者字林某孫男三鈇鏘鈇葬以萬曆
某年月日墓在某原銘曰

孰不爲婦仰事莫副生養死藏任重弗負孰不
爲妻心靡身齊顙夫斷代精誠弗攜孰不爲母
溺愛多有親而能尊是謂善誘嗟嗟孺人閱歷

艱辛暮齡多祉而壽弗臻夫既漸磐子方席珍
食報於後胡必在身嫵嫵高原千秋萬春玄堂
有石內則曷湮

蕭世高墓誌銘

君諱隆字世高姓蕭氏蘇之吳江人大父仲榮
父顯母馬氏顯有三子孟曰昌仲曰盛其季則
君也成童時卽失厥怙持喪禦侮衆務紛紜坐
是廢學乃率家僮事田漁先業頗拓時稅長役
重里人有藐其孤弱而假是陵轢之者二兄咸
有難色君曰嗟乎役一也然有傾家者有克家

者顧其人何如耳夫收不公則叢怨且沮樂輸之心費不經則用匱必有侵匿之弊世人破家大率繇此吾知所以處之矣乃直前任之凡有出納一以前言爲準故自垂髫以至今稀任是役者六十年卒無微譴而業愈盛隆慶己巳歲侵出粟振饑多所採濟郡守蔡公國熙扁其門曰尚義先是官廩燬于兵燹縣令吳公一本欲新之謂非蕭某不可君遂承命改爲予實刻碑紀其事勝墩木梁久而腐壞又檄君治之君易以石涉者頌焉厥後學宮就圯又委營葺君戴

星往來忘其年之邁也竟以勞勤致疾不起隆慶六年八月九日也享年七十有七嗚呼傷哉君天性孝友操履端方二兄蚤世獨事母敬養人亡間言嘗闢義塾延里儒周某以教鄉人子弟且曰孝弟本也文藝末也世俗但取青紫豈聖賢立教之本意邪故其子孫拙樸儉約不事修飾君之教也及疾革戒其子湘等毋惰農業毋責舊負毋侈喪禮湘等竝尊奉云元配沈氏繼浦氏子男三長卽湘娶史氏次泮娶馬氏次幹娶周氏女二壻費濂陸人龍孫男五鳳來娶

史氏鳳儀娶倪氏早卒鳳翔娶龔氏鳳引鳳朝
湘無子立泮之長子鳳來爲後俗所謂以適長
繼長者也女三壻張世治鄒雲虬其一未字湘
卜萬曆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葬君于里中東
南尾字圩之原先期奉友人嚴懋功狀來乞銘
予壯時獲交於君知君良深雖微懋功狀猶當
銘之况其所述竝實錄可據乎乃不辭而爲之
銘銘曰

南湖之陰簡村在焉萑葦蒼鬱洲渚回旋蕭君
上世自南來遷俗唯拙樸業以漁田適勤適儉

奕葉相傳君尤善繼弗侈弗愒旣克往役亦復
好義行不病涉饑不疢斃官旌其賢人懷其惠
孰云布衣而罔攸濟始有名言終有戒誓子孫
保之久而勿替我銘匪私永奠幽窆

故南京光祿寺良醞署署正吳公墓誌銘
萬曆元年歲在癸酉八月二日蔡陽吳公卒于
家其子承光方應舉畱都聞訃東奔大恨不及
合斂號慟幾絕者數四哭無時久之擇地于邑
東南某鄉大樂字園將以萬曆某年月日奉柩
以葬先期自狀行實來徵銘往余從諸生辱賓

家塾於承光有一日之長知公最深不敢終辭
遂諾而銘之按狀公諱邦采字子寅別號葵陽
姓吳氏當周武王時姬姓之國有吳伯者公其
胄也世爲蘇之吳江人曾祖孝子璋封承德郎
刑部主事贈中大夫太僕寺卿祖洪資德大夫
正治上卿南京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考山資
善大夫刑部尚書贈太子少保進階資政大夫
適姓毛氏贈淑人加贈夫人繼適妣劉氏封淑
人贈夫人生妣張氏資政公有五丈夫子公其
仲也幼卽穎敏長益嚮學資政公愛之學成初

試校臺御史湖廣劉公虞得其文驚歎拔寘優
列令應鄉舉嗣是來督學者試必獎賞尋補廩
員一時才名復出流輩公顧折節讀書下士人
愈多之已而三試不第嘉靖十九年資政公丞
應天典試事子弟當避嫌乃命引例入北雍祭
酒揚州崔公桐海內儒宗門下士鮮當意者獨
器重公又六試不第公凡就試南北者九已舉
復落者再則年資當選而公亦五十餘矣乃歎
曰吾志豈不如古人吾才豈不如今人而坎壈
至此命也且有老母得一官以慰其心可耳遂

謁選嘉靖三十八年拜鴻臚寺司儀署署丞公
修髯美姿諳練儀度大小臣工就而問禮公隨
其人告之罔或怛忒每朝立堂官後端凝整
肅儼然爲軒陛增重退而究五禮習披宣駁
駁乎隨堂丞卿之望方得滿考進登仕郎而遭
生母憂歸矣隆慶四年服闋補本寺司賓署署
丞尋擢南京光祿寺良醞署署正公謂是職也
奉先共御之具皆於是乎取之不可不慎
會當釀乃監酒工辨五酒四飲五齊六物貯而
進之皆中法式公暇則與僚友交游挈榼登臨

凡 皇祖締造之閔業六代興廢之遺蹤莫不
探討興至輒引滿浮白頽然自放曠如也居五
月而當隆慶五年倦遊思歸上疏乞致仕報
可歸甫兩期而以疾卒享年六十有九初娶王氏
繼沈氏竝邑人子男二長卽承光太學生娶嘉
善沈氏都事裴女沈出次承炁娶同邑陶氏側
室龐出孫男四廷坊娶同邑周氏故吏部尚書
恭肅公用之孫廷陞聘長洲劉氏廷堅聘平湖
孫氏南京刑部尚書植之孫廷望未聘女四長
適同邑學生周祖次適烏程鄉進士沈元壯次

字同邑顧祖範一未字公本貴介公子殊無純
綺習善談論工書法隨侍資政公宦遊最久章
疏啓牘屢屬立草毋張多病奉養備至待伯兄
諸弟自髫年以迄白首怡怡如也表弟張某貧
甚公館之且撫其女選士人殷某而嫁之邑有
富室見誣於僕公知其寃從容言於資政公轉
白御史臺事竟得理其後富室聞之懷百金報
謝公卻不受其懿行多類此若其大節則在孝
以終身云初資政公之在刑部也以讞權貴獄
忤世廟旨奪官南歸卒于途棺斂之具悉出

公手間關千里扶就正寢人謂公以羈旅儒生
克襄大事旣葬日夜與其昆弟思訟父寃而未
有路會 穆宗御極昭雪羣枉公具疏陳情因
得復職由是進階贈官 諭祭 賜葬異數荐
臻人謂公以卑職末僚聳動 天聽嗚呼爲子
如此可謂始終孝道於祖有光矣非公余誰銘
銘曰

虞仲居吳以國氏中葉哲人推季子松陵有族
延州徙 皇朝全孝追芳軌嗟嗟光祿壯志未
酬思慰毋心小官弗羞公事厥考沒有餘休卓

卷之三
四
哉大節祖德是侔古稱孝道施無朝夕爰卜幽
堂永壅芳魄一世之藏百世之澤我刻斯銘垂
諸無斁

故杭郡學生龍石查君墓誌銘

古之君子愛其親於卒也必求銘于故知以謂
匪是則求人者欺求於人者誣欺者罔親誣者
諛人君子弗爲也雖然銘按狀而作者也狀得
其人則事皆實錄非其人則欺而誣故銘之重
不若狀之尤重也海寧查君志治等將葬其父
衰經苴菅奉其母族鄉進士許君狀介予友徐

行健來乞銘予以未識固辭治曰治等聞君不
輕銘人是以來謁至若狀先人者則君省中前
輩雲邨公子也君知其父當信其子夫夫豈欺
人者邪敢固以請予聞之竦然遂許以銘按狀
君諱秉鈞字和甫姓查氏浙之海寧人也家竝
龍山故自稱龍石子云查之先有仁齋翁諱某
者自休寧徙嘉禾再徙海寧之袁花里定居焉
曾祖實祖益以仲子都御史約貴封南京刑部
主事加封奉政大夫福建按察僉事考綏是爲
東川公適母黃氏生母陳氏君生岐嶷倣黨卓

有大志比就學師授之書讀不數過輒成誦稍
長治朱氏詩卽善屬舉子文蓋年十四而補杭
郡博士弟子憫其家新造下帷發憤又能以餘
力治生視父所遺什益四五而學不廢名日以
起督學憲副武進薛公應旂石埭畢公鏘華亭
范公惟一相繼校士咸置高等當廩于官竟以
無乏可承而止僅補增廣生舊縣尹今御史江
西舒公鰲見君文大加獎賞每持以誇詡於人
顧五應省試不第人猶以顯融望君而君遘疾
亡矣嗚呼悲哉初東川公無子業已立都憲公

仲子評事秉鉞爲嗣越十年而生君析產後東川公尋歿於是乃有軒輊君獨與二母居二母憐其蚤孤而業薄也相與拮据別爲營構以處之君無幾微見於顏面二母意稍不平君從容解之曰兒當圖其大者爾及適母卒不幸細人構其間君但詣官自明亡一語侵其兄人稱長者以故兩門子姓驩好如初君性孝敬勤儉沈機雄斷未嘗恃門第籍權勢以驕人父母終喪葬以禮事適母厚於所生嫁二女弟必欲加腆至其自奉則食不重肉衣不襲綺獨於親黨無

依者室廬衣食棺槨之需多所周贍無色恡其
好義類如此生嘉靖七年十月二十一日年四
十九萬曆四年九月十四日卒君娶許氏卽狀
君者之冠子也子男八志治娶桐鄉徐氏志洽
郡學生娶張氏志會娶沈氏出爲諸父秉節後
志瀚娶海鹽黃氏志洵娶王氏志涑志浚志汴
俱幼女四長適太學生孫紹德御史喬之子次
字董傳夔又次字虞嘉謀其一尚幼治瀚涑及
長女茲適出浴曾浚及仲女側室王出洵汴及
二女側室沈出孫男五允相允楨允棟允桂允

材諸子執喪踰期得五年之十二月十五日葬
君龍山西原銘曰

學擅時名蔚然 盛世之經生才優幹理卓乎
克家之肖子徵庸可期胡不少埃誦螽風兮繩
繩果後昆兮嗣興引一綫兮蕃衍洵食報兮足
憑龍岡有阡百世不崩

明故封太宜人王母仲氏墓誌銘

封太宜人仲氏是爲封承德郎刑部福建清吏
司主事贈奉政大夫河南按察司僉事王公諱
鸞之妻而江西布政使司右叅議錫命之母也

宜人考諱雲妣朱氏世家吳淞聞溪里中後徙浙西秀水故今爲秀水人封君之居與同里開厥父欲爲擇配聞仲有女溫惠端靜循內則習女紅遂使委禽焉比歸舅膺末疾尋至不起時封君方食貧復罹家難往來吳越間以貿遷爲業每一出輒閱月而返甚者伏臘猶稽旅次宜人上奉寡姑下鞠幼嗣茹辛銜恤訖無怨咨叅議君旣長就傅暮歸篝鐙緯絡課其誦讀往往夜分而後卽安雖登第後紉綴饔飧猶不廢也嘗謂叅議君曰昔吾與女父拮据將茶僅足衣

食今幸通籍金閨祿養不乏女母厭貧母尸祿
母詭隨母激亢吾志乃慊爾叅議君受命唯謹
故今清慎如未第時所謂非此母不能有此子
誠哉語也宜人平居無諍語頰色旁接姻族下
御子姓僮婢未嘗不以和恕先之故屬續之日
雖鄰嫗亦雪涕云隆慶四年叅議君爲福建僉
事丁外艱服除不欲出宜人弗可萬曆二年起
補河南間道迺養居二年遷今官未上以宜人
老且多病途中再疏乞終養明年三月承 俞
旨遂奉宜人南還甫歲餘寢疾以沒萬曆六年

九月九日也距生之年爲正德改元四月二十
六日享年七十有三子男一即錫命娶錢氏累
封宜人女一適郁闌孫男二堯煥庠生聘江西
布政使張君大忠女天娶海寧指揮使馬君繼
武女舜華聘吏部主事屠君謙女女三長適盛
紹先次適周必進次未字叅議君卜食萬曆七
年三月十六日奉柩葬里中成字園之原合封
君兆先期自狀行實來徵銘辭弗獲乃按狀爲
誌而銘之銘曰

婦道在隨順而莫相隨之誤也母儀在慈愛而

弗勞慈之蠹也唯宜人之攸爲二德靡虧我求
于今女之度也壯茹荼而老含飴時之遇也祿
養委蛇世所慕也榮壽以爲綏天所助也下從
夫君而瘞之千百歲之固也我刻斯銘以殉之
曰哲人佳配之墓也

墓表

處士嚴子春夫妻合葬墓表

處士嚴君之卒也嘉靖末年其子國衡卜葬有
日求銘于南京兵部侍郎光州喻公公嘗令吾
邑君屢承重役弗懈益虔由是見重而許之銘

文旣脫藁顧以故阻不克葬而喻公尋卒于位至是改卜萬曆七年二月三日啓君暨元配王孺人柩葬于所居西南一里北退字園之原乃奉喻公所撰誌銘請表其墓蓋公卒後乃葬日月不倫又以銘藏于幽欲得表樹于道也余雅受公知文可傳信其又奚辭按誌君諱仁字子春別號古灣姓嚴氏蘇之吳江人其初莫知所從徙勝國時有通一府君者家于邑東二十里其地因名嚴扇君九世祖也祖諱鼎考諱篋妣梅氏君家舊業素饒私政日繁公役遂重父勸

而託諸君君身任之克當其意入奉父母毋出事
令長內外咸宜先緒愈拓父歿喪葬准禮比疾
革猶以不獲終養毋氏爲憾待二弟有恩不以
官累及之亦不以私務自愛其力故沒君之身
怡怡馬里中歲歉君出奇贏貸之或不能夷輒
毀券不言家世業農至君始學禮好文故葬父
而儀部楊公君謙給事中陸公子餘爲撰誌表
三公皆海內文士而陸尤狷介少許可非君篤
好弗能致也他如待詔文公徵仲太學陳君復
父文學顧君中父高士黃君志淳姜君玄仲皆

負才名樂與交往陳湖之涯葺茅穿水營軒池
以遲客共適其間飄飄如仙窟云子嫉蕃衍爲
延師友俾習儒業蓋自是而嚴氏彬彬多文士
矣凡此諸務皆元配王孺人佐之王同邑人祖
某父墳母徐氏性惠慧恭儉侍君大父母父母
側愉色婉容人稱萊婦尤善貳室訖三十年亡
反目乃不末年先君而歿惜哉君享年五十有
五以嘉靖四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卒孺人年
才四十有四以嘉靖三十一年正月二十日卒
繼孺人者馮氏也子男三長卽國衡太學生王

出娶太學生沈君元德女國昌布政使司候缺
經歷馬出娶邑學生申君孝女女五吳應球顧
曾撰趙重威計可傳吳惠其壻也孫男三大禮
聘布政使司都事徐君汝欽女大中大成女三
長字楊某次字沈某又次尚幼余讀漢書篤行
之士往往稱力田而不及承役豈漢代近古征
役未繁之故與後世不然民率規避避者偷安
承者輒敗以是效尤者多嗚呼爲郡邑者良艱
矣有如君者能不致喻公之重哉公誌君至比
之黃安夫安役而仙去事涉繆悠而公歎賞遺

蹟且云視君彌信則君夫婦之弗享上壽殆亦
所謂仙去者邪

湖上集卷十二

湖上集卷之十三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

行狀

先考訓科府君行狀

先君諱朝字政卿姓徐氏蘇之吳江人也徐之
先帝顓頊之苗裔與秦同宗實嬴姓其後分封
別爲徐氏漢以來代有聞人勝國時有諱某者
仕知龍慶州即今隆慶州實家邑之
以避年號改爲延慶州
南麻村其所從徙則漫不可考矣數傳爲文亮
府君諱某始徙邑城之中河里文亮生孟昇府

君諱達皆不仕孟昇生原德府君諱綱始以貴
為迪功郎原德配王孺人生三子先君其仲也
自飲乳時卽奉祖命出後叔父原禮府君諱縉
於是彌其叔而伯其父蓋從禮制云先君自幼
穎異淳篤不逐凡兒嬉戲長治朱氏詩慨然有
風雲之志顧以疾廢改而從醫原禮府君為福
建沙縣主簿先君隨侍官邸從其邑之名醫羅
某游盡其術以歸已又取素難脉經及諸家方
論讀而思之業既通舉為額內生久之訓科缺
郡縣復舉先君領牒北上既拜聞母喪奔還守

制故事上官不持服先君曰孰非人子乎故事何足法也竟移文終制服闋起泣事診治病囚及委他務咸克辦理正德五年饑大疫縣令南平蕭公韶捐俸市藥以施貧民屬其事於先君遠近就醫先君躬自診視又簡名醫治之賴以起者甚衆嘗署驛篆上官使客道邑中者先君承奉唯謹而舉止雍容無次且進退之態見者咸加禮焉有郡倅行部好陵其屬吏見先君顧獨霽威問曰若非驛丞邪先君以實對曰果然吾固知非驛丞也囚徒來配者多庾死禁中積

數人乃以一文關白視人命不啻犬羊然莫之恤也先君憐其罪不當死出之禁中戒驛卒守之使乞於市所活凡若干人一時縮九綬前此所未有也中歲得痔疾乞致仕值巡按御史尚嚴刻意先君欲偷安也檄府詰之時永康徐公讚爲守不肯平署曰官怕願做耳不願可復事束縛邪無何守以遷去署篆者上之先君竟坐免官聞者無問識不識僉以爲寃主上龍飛覃布恩詔於是先君復故秩而致其仕聞者無問識不識又相與拊掌曰有天有先天先君於

醫最精而不大行於時有求治者應之又不責報以故生事僅支伏臘庸居數楹日坐一室橫經課子暇則與鄰里父老談笑往來優游卒歲不知人世之有毀譽榮辱也有同舉鄉飲屢速先君師儒撰其德行曰秉心淵塞養性恬和利澤普於及人義方徵於成子人以爲知言先君聞之辭避不敢當故所舉僅一再出餘弗應也嘉靖二十五年師曾舉于鄉明年連舉于禮部以疾請歸方圖祿養甫歲餘而先君遘疾告終矣寸草未盡五內崩裂嗚呼痛哉嗚呼痛哉先

君爲人誠直忠愨不立城府口無過辭身無過
動繩趨尺步矩折規周見人善諄諄稱之不善
不道也原禮府君後有子當析產先君每以讓
之而自取不及什二三父母卒服喪過哀葬祭
盡禮忌日必流涕朝夕爲會等談先世事或哽
咽廢食老而弗替其至性孝友如此云先君生
成化十二年三月二十日卒嘉靖二十七年十
一月二十八日享年七十有三元配王孺人舉
子弗育側室孫氏凌氏凌氏早卒生男二長卽
師會次師程女一適顧昇孫男一詢墓在邑西

北柳胥村鱗字圩卜以卒之又明年十二月十三日奉柩窆焉痛惟先君以醫進身而中遭誣誤以儒教子而竟不享成雖睹其進而志則可悲矣潛德幽行在人耳目曾雖不肖安忍忽而不記也用是含哀茹痛攬撫如右伏惟執事垂憐而錫之銘以示後人以信萬世先君幸甚會等幸甚

大明故湖廣按察司副使沈公行狀

公諱啓字子由姓沈氏其先河南人隨宋南蹕居蘇之長洲有諱思孟者來贅吳江王氏遂爲

吳江人曾祖端祖本父經醫學訓科以公貴贈
承德郎南京工部主事母吳氏贈安人公在娠
七月吳安人夢牛觸懷短角而有鱗覺而生公
四歲時好弄梓片零磚架屋爲嬉戲輒前後貫
通工部公見而奇之曰此異目肯構兒也十四
五從吳邑二廬先生游並見器重十九入邑庠
二十而孤屢任劇役備嘗艱苦又先業爲勢家
所奪公與構訟繫獄兩月猶日課經義二篇故
業不廢而學愈充每督學御史臨試輒寘優列
正德十四年舉應天鄉試嘉靖十七年始成進

士明年乞就南選拜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時
肅皇帝幸承天當造龍舟以俟然未知水陸所出
弗豫則失事徒費則擾民尚書周公某難之謂
屬吏曰此役非沈主事不能辦也趣公至公請
具百需于龍江關而遣人覘實始興工後 駕
竟從陸得不妄費周公大喜曰吾固知非沈主
事不能辦也 中都內臣請修 皇陵事下南
工部尚書宋公某委公偕錦衣指揮朱公某勘
議曩時文武官會議武官欲序秩而文官多執
先文後武之說往往爭道不相能公曰先私而

後公非人臣自靖之義也於是序秩朱公說公
因從容言曰此役也公聞舊制乎太祖遺旨
皇陵毋得動寸土違者以奸論畀斬今日往議當
如何朱公拱手曰唯命既至諸內臣計度甚鉅
費且百萬計公具以遺旨對且曰卽如太監
議是動土也朱公應聲曰太祖有旨誰敢故
違內臣曰沈大人何以覆奏對曰唯可修繕
垣耳由是費不及千兩宋公稱善自是有疑事
必詢公常稱爲先生而不官考績北上宋公親
送之郊曰屬官無此故事吾爲國禮賢爾公

有志經濟在南都三年凡官軍俸糧以及解額積兌之數靡不周知一日吏部侍郎張公某問戶部郎以糧數戶部郎謝不知問兵部郎軍數兵部郎謝不知又問戶科官積兌之數戶科官又謝不知工科高給事中某從旁言曰此唯工部沈主事能知之耳張公見訪盡得其數歎息而去嘉靖二十一年考最調刑部四川司主事尋陞本部河南司員外郎轉浙江司郎中公謹持三尺而不尚苛刻尚書聞公淵雅重之有六人共盜其一人實爲謀主而不分贓意在姦也

且又自首先是問官免首者而五人皆論死不
服則以付公公廉得其姦狀竟坐首者餘五人
得減死公在部承 詔獄三十餘事 上意叵
測人爲公危公一斷以法竝蒙 兪允其違迂
權貴亦多賴聞公調護云嘉靖二十四年擢紹
興知府紹興轄縣八而會稽新昌蕭山三縣田
賦不均糧役偏累公平其額而令長里者收之
計歲番休其始巨室詢詢後乃稱便焉郡境瀕
海其人或通番或盜劫時有許棟者嘯聚雙嶼
港兼冒二法衆至五六萬鄉縉紳欲挾其勢開

市能以規利因草疏授公曰廟謨已定煩公
轉奏耳公疑不可會公以他事入會城遇其
同年給事中劉公洵問訊北來事因出前疏草
示之劉公驚沮與公意合事遂寢縉紳大恚許
棟之黨王直者尤號狡猾納交士大夫一時藩
臬諸公間有被其汙巖者獨公與巡視都御史
朱公紈不得間直歎曰蘇州人何難與若是邪
上官咨海寇事公初建四議再建八議以復其
後歷歷皆中云郡多山田民每苦旱又室廬用
笮畏火公祈雨雨澍禱火火滅又有魴魚化虎

入山爲民害獵者莫敢櫻公作文祭山神卽日復化爲魚出海去嘉靖二十九年遷湖廣按察司副使時征辰溪諸洞苗督撫侍郎張公某屬公紀功公欲詣山寨侍郎怒曰女何不駐府城而輕出遠縣萬一不虞罪將及我意在急於報功也公起對曰舊例紀功官與監軍官同皆須臨陳某旣承委何敢避難卽與監軍副使張公某同行挾首級至者詐稱黑苗某公驗之曰此級未冠稚子耳黑苗某素驍勇殆非眞乎斥其功弗紀總戎監軍皆不說已而黑苗某復出抄

掠監軍曰彙微公言幾悞乃事深以爲德焉初
督府下令斬一苗賞白金五兩是時良民被虜
者甚衆官軍多冒殺以爲功公議生獲被虜人
口者男子與斬苗同賞婦女減其二由是生還
者千餘人嘉靖三十二年 觀事畢科道例拾
遺紹人有掌戶科者銜公沮市舶遂中傷公而
時相嘗爲祭酒與公有師門之雅亦怪公不通
書問乃解公官公歸築室仙人山與泉石伍而
以詩書稼穡教其子孫郡縣太夫非公事弗謁
也公天性孝義正德十五年下第歸道遇小廬

先生先生及家人皆病疫欲來附舟從者不可
公弗聽邀至舟中朝夕侍奉及抵舍而盧先生
愈疫亦不染盧先生曰途中弟子隨在而有然
求恩義兼盡如沈子者恐不多見也公數歷中
外凡十六年始終不以家累自隨廉介守官常
如一日每歸唯圖書數篋而已居家處事不肯
自私如贊郡守王公儀攤耗卽不自顧輕稅田
勸邑令楊公苙築城卽不自惜財議戶出丁守
陴卽不自惜力他如止揭簿增荒山之賦請監
司散已徵之糧不唯同邑受惠而鄰邑亦被其

賜云公邃易學旁通諸經子史陰陽律歷水利
洪範紫微堪輿等書善屬文喜吟詩著述頗富
有家居稿南北稿西臺靜稿越吟稿楚吟稿鷄
窠嶺稿南廩誌南船誌牧越議略吳江水利考
杜律七言注晴窻便覽總若干卷公生于弘治
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卒于隆慶二年二月二十
日享年七十有八配郭氏封安人先公二十一
年卒子男四曰察鄉進士先卒娶王氏曰理太
學生娶黃氏曰問娶張氏竝郭出曰處側室趙
氏出娶范氏女四長適太學生顧名節次適顧

勳次適長洲金堪竝郭出次適太學生章效良
側室馮氏出孫男十三令像邑學生今儀太學
生今聞鄉進士名在第三令善太學生今成邑
學生今名應天府學生今猷邑學生先公九日
卒令德令行邑學生今範令謀令緒令言女六
壻朱可大顧會志趙舜臣陳爾學周順卿申五
常可大太學生會志爾學順卿五常皆邑學生
會孫男十瓊芝瑤芝玉芝同寅同倫餘未名女
九許字太倉王士騏同邑吳汝壻陳士華餘幼
承重孫今像卜以隆慶四年十月二十五日奉

公柩葬于吳縣西山鷄窠嶺之新阡合郭安人
兆將求 當代明公銘其墓委狀于師曾惟公
居官居鄉皆可爲後進法會晚學辱公忘年交
相知最深遂不辭蕪陋撰次如右病間無文伏
俟採擇

傳

吳封君傳

封君諱邦棟字子隆姓吳氏延陵季子之苗裔
也其先繇梅里徙汴又繇汴徙吳江是爲千一
公傳七世爲贈太僕寺卿璋以孝稱鄉賢祀于

學宮璋生南京刑部尚書洪洪生刑部尚書山
竝贈太子少保加贈資政大夫山娶同郡毛氏
累贈夫人生封君容貌頗長器宇魁岸垂髫時
好學有文弱冠充邑博士弟子升太學屢慶藝
場輒北迺棄去進士業博綜史傳百家顓務教
子已而仲子承燾舉嘉靖癸丑進士冢子承熙
舉乙卯應天鄉進士其後仲子仕終廣西右布
政使先卒封君以布政君初考績封吏部署員
外郎事主事階承德郎復以 穆廟登極恩進
封山東左叅政階中大夫故鄉人稱之曰封君

云封君爲人馴行恭謹孝友廉節蚤失恃善事
繼母劉夫人三姊四弟遇之咸盡其道且能以
恭儉率之尚書公喜曰吾宦游在外久幸無私
家累由吾長子倡先耳尚書公免官歸卒于途
封君大恨不及舍斂號慟幾絕者數四葬竟析
產唯奉劉夫人命庭無間言劉夫人沒時封君
已邁目眚不能拜賓然衰麻哭泣不以衰病爲
解封君初爲貴公子及受封乘軒出入尊顯矣
顧始終折節下士亡媢嫉雖三尺豎子亦以誠
心溫言接之布政君筮仕今壽寧以才調崇安

封君念其祿薄每以餘粟易白金遺之以佐官中及入覲道里費比遷考功當計吏有崇安令道吾邑自以交承分挾寶玩求謁門者見之封君謂曰無以爲也君在官下僕不能知萬一弗稱吾兒安敢翫法相庇哉其人慙而去旣調文選有士齎金幣乞美官復峻卻之布政君在銓曹凡五載封君未嘗一日招權勢顧金錢屬有僚友門生來仕部中者封君一見而退不再謁戒僮僕勿與他事門廡寂寞亡雜賓從弟光祿署正邦模無子布政君當出後封君力辭以

讓從子捐棄重產弗靳也昔仲尼射於矍相之圃使子路出延射有曰與爲人後者不入封君其達斯旨乎萬曆四年十月十二日封君卒年七十六蓋病目謝人事者十四年

贊曰世稱紈袴子弟善驕侈易墜舊業余以封君觀之豈其然乎封君前承闕閱後都權勢然恂恂抑畏弗遑康寧居常言門第不可恃先訓不可忘旣以自勗亦以勗子孫卽此兩語可爲後代世家法矣於戲盛哉

湖上集卷之十三

湖上集卷之十四

大明吳江徐師曾伯魯

祭文

祭黃姨母文

繫維夫人母氏連枝始居則同歸殊所之母氏
近適乎江城之里夫人遠嫁于震澤之湄音問
雖勤容顏則違唯令節之歸寧喜聚首於一時
伯姊早逝初心孔悲三女一男後樂乃怡憶賤
子之孩提接夫人之談笑或餞棗栗或投懷抱
雖夫人之多男喜賤子而同調逮外家之就衰

香會合之難料嗟手足之生離傷母心於未造
愧才識之疎庸嘗濫叨乎賓召荷令嗣之切劘
更館穀之周到嗟泥塗之伏跡感知遇之難報
豈文學之見售洵葭莩之是好旣拜辭而東歸
漸揚翎於當道及竿薦於南宮復承恩而在
告拜夫人於堂下舉欣欣以相勞曾賦詩以稱
觴祝百齡之遠到伊昨歲之暮春當對制于
楓宸恨北轅之凶遽嗟別悃之莫伸每眷念乎母
氏遂馳想於夫人何東坦之云晤諗貞疾之縈
身意醫藥之可恃或迴命於重新慨訃音之卽

至痛女則之沈淪惟同胞之弟妹皆次第而漸
湮獨夫人與吾母頗共樂乎天真迺今夫人亦
云逝嗟予母黨其誰親睇江雲之迢遙欲躬奠
而無因寓香芻以遠弔悵南望而傷神尚饗

同邑縉紳祭李教諭繼室齊氏文

猗尚父之苗裔兮釋營丘而來遷維中州之沃
土兮承國氏以開先仰華闕而瞻睇兮諗世代
之多賢肆貞媛之毓秀兮稟坤順於天然粵柱
史之良胤兮理古聖之遺編逮夫人之嗣室兮
相膏火於有年比充貢于王庭兮司教鐸于

南服旋擢諭於吾邑兮覲師模之肅肅方魚軒
之遠逆兮喜外內之雖睦胡彼蒼之弗憫兮僅
至止於信宿忽訃音之傳聞兮悼斯人之不淑
嗟修途之千里兮空舟車其匍匐羌余輩之辱
交兮將內則之是風傷此志之莫酬兮能不動
乎哀衷恭儼詞以侑食兮冀幽明之感通尚饗

祭座主高相公文

杭州府人

嗚呼人之相知貴相知心彼心聲之所發唯文
章可觀其深當嘉靖之丁未公執管於詞林比
分經而閱卷偶師弟之相臨辱借譽於時流若

山水之知音迨余疾以言旋公亦請而家食往
拜公於堂下喜瞻顏而承色導我乎西湖之間
飲我乎竺峯之側越信宿而告辭實醉酒而飽
德余由館而入省公迴車於京國幸早暮之相
親喜清華之荐陟公雅薄乎宦情每暫來而旋
息及正位乎春官適 先皇之御極綜禮樂之
綱繆雖纖微而靡忒想唐虞之盛際匹伯夷之
清直功方成而弗居又引疾而南軾余養痾其
有年始乞休於幽仄縱竊位之可逃殊有孤於
引翼曠十年之音問嗟莫陳乎悃悞公承 召

而北征覲清光于河側敢悉述其始終公亦許
余之解職時草疏於舟次諗詞指之懇惻值
宸眷之方隆雖再辭而弗得尋黃閣之高登忽
大喪之在卽受顧命於榻前將竭忠而報國
胡天心之不憖而奪公之孔亟新主慟乎莫
相士庶失其培植矧門廡之老生能不滂洩而
霑臆惟雅望之在人實廟堂之柱石無毫髮
之可訾如瑩然之良璧肆光昭乎汗青垂萬世
其無射彼異數之渥優固大臣之浮迹望明
旌之搖搖敬陳詞而獻食公不我乎遐遺庶洋

洋於几席尚饗

祭光州喻侍郎文

豐城鉅族北徙于光人才輩出兩地相望源之
遠矣其流寔長篤生我公德業彌昌通經學古
詞藻鏗鏘游登高第出宰吾邦誠慤績密豈第
慈祥小大咸安頌聲洋洋間乘政暇覽勝尋芳
發爲詩歌示我琳琅江南諸邑首推循良賢聲
上聞天子見召晉官內臺作表廊廟抗疏
擊奸辭嚴氣浩聖明褒嘉可奏有報持斧
循行秉憲得要所至民懷恩威竝耀蜀闡臨試

忠飭公明一時登進多著榮名迺丞棘寺歷亞
六卿綜理南賦于彼畱京厥施未究奄忽殂傾
眇予小子弱齡落漢幸遇馬公時爲郡伯片詞
稱意謬許太劇因受公知稍舒困翮甫及壯年
陪奉軒策尋侍京華每承朝夕爰申舊好勗
我忠赤比予東還音問頓隔聞公南遷喜動顏
色方圖理檝往候公側俄傳訃音尚疑匪實北
歸何速丹旄莫拔空餘涕淚兩袂斑斑嗚呼哀
哉鮑叔逝矣知我者誰江山迢遙曷罄我悲獨
畱遺愛拳拳口碑歷三十年猶公在時于今希

觀振古如茲因風寓奠情見乎詞實摠民悃非
特予私嗚呼哀哉尚饗

祭南皮湯封君文

猗與我侯畿輔之彥篤學工文發身胄監惜也
數奇未膺高薦迺就一官來丞江縣廉能溫厚
媿美循良聽斷催科寬嚴有方屢攝篆章綜理
庶政徭賦均平民不告病耕讀矢歌境內傾聽
偉矣賢聲佳令莫竝力大任小弗究厥施以遺
後人駿發其奇標名金榜爲王驅馳中來備
兵泣我四郡執憲弭災夙承庭訓三錫封綸累

騰休聞臺端荐陟西治鄖陽方期秉軸侯忽云
亡北望狂奔哀號殯傍予有慰言曰世罕覯生
享康寧沒躋上壽彼蒼何私盛德獲祐侯初爲
丞某方學讓熟復二歌侯有勸耕讀歌迄今不忘比及
應制令子來京一見驩然言念舊情後會于
吳頻奉嘉訊傳達士民欣欣相慶今雖沒矣沒
寧存順人命有期豈天弗愁 卹典輝煌泉壤
交映緘帛寓詞庸伸哀敬尚饗

同年祭吳布政使文

惟人之生命隨所司錄始迄終有速有遲兄方

垂髻便稱庠彥甫逾三加夙膺鄉薦尋舉南宮
嚴命是從請告南還朝夕敬共迨及對制剴
切雍容釋褐拜官再令花封壽寧簡僻未攄厥
蘊薦更崇安遂騰休聞寵貴徵書天光日近

迺擢儀曹迺調銓屬考功文選權勢孔渥

叶鳥谷反

兄獨秉公廉貞在服黜陟明允百具肅勞勤

實多歷年有六爰轉奉常譯館是督忽爾遭讒
出副江臬俄丁內艱孝行可列起補前職于山
之東繼叅藩政泣罪追風青齊饑民頌聲僉同
方長湖臺卽移廣右右轄未幾復罹讒詬彼擠

人者亦已太謬嗚呼噫嘻勢位難居恩怨之府
易生毀譽恩不見酬怨則必侮平立不作誰歟
忘怒兄歸三載奄忽長征下壽未躋白日西傾
四十七齡遽登三品又有蘭孫先露穎敏始也
何早終亦何速天實司之百身莫贖禫服告除
菟兮何之茲逢卽遠有涕漣而敬酌三觴聊展
哀思尚饗

祭石司訓夫人鍾氏文

八閩望族維石巖巖鉅閥有鍾相埒不凡啓哲
儲祥天作之合挺秀嗣徽賁茲璇閣歸歸夫子

邃詣葩經超羣拔萃晉于 明廷燁燁玉郎光

紹家學逢 恩特揚式承優渥兩世文藝烜燿

南隄夫君拜 命來教江頭迺攜夫人爰居官

舍閱四三年吳士嚮化亦有今子應試頻過相

聚一堂其樂孔多內贊既宏毋教尤懇榮名豈

誣厥有原本年甫及艾下壽未躋胡然一疾奄

弃中閨夫守空幃子留上國家鄉迢遙芳窈奚

卽嗚呼哀哉嗟予父子世濟顛蒙君不鄙夷督

教實隆因聞闔儀遠風下邑肅肅雖雖瞻望弗

及倏承凶赴增我歔歔淑景潛翳疇挽餘暉我

潔特牲我陳猶饁侑以蕪辭聊抒誠意嗚呼哀哉尚饗

年家祭吳封君文

維公敦樸茂實和易謙冲夙纘承乎家學繼卒業于辟雍上焉有司寇以爲父而作者罕儷下焉有方伯以爲子而述者愈隆兼諸郎之猗舉紹萬石之休風尋世胄于江南唯延陵爲最雄匪特先代之垂譽實由後昆之顯融雖未及乎小試迺藉寵於重封紫綬金章烜燿閭里黎毗羨其光榮薦紳服其濟美矧不侈而不矜洵

可式而可紀炙之者醉心望之者消鄙壽已邁
乎古稀安孝養而多祉縱目眚之晚嬰亦何傷
於福履祈遠躋乎百齡睹令似之羣起胡上蒼
之難謀令哲人之頓萎嗚呼哀哉某等幸同井
邑早獲瞻承比校藝而叨薦偕仲子以同升惟
茲世講下逮雲仍內有同年子亦與祭倏聞凶赴悲悼曷
勝杳音容之莫卽尚德善之有稱共叩靈筵敬
薦豆登尚饗

同邑縉紳祭周孺文及聘妻項烈女文

維天地之靈秀迺鍾毓而爲人彼爲賢而爲聖

又得其秀之秀以成身是故在丈夫爲忠義在
女子爲貞節莫不各造其極而全其真然求忠
義於丈夫已自難得若女子未嘗學問而意氣
激烈視死如歸者則尤非世間所易能維吾邑
周氏先代王孫自恭肅冢宰起家傳三世而有
君其質巍巍其行恂恂夙夜強學甘茹苦辛議
昏項氏是爲嘉禾襄毅大司馬之裔而天資姆
教超絕倫類則已醇乎其醇方期二妙百年偕
老孰意君嬰脾疾醫藥罔效曾未弱冠而沈淪
媛初聞疾祈求福祐旣闕兩歲持齋而絕葷比

聞凶赴慟哭幾絕變服縞素中夜自經以成其
仁臨終之時神色不亂乘家人就寢悉發篋衣
標識待婢名氏以待身後賜予而厥惠惟鈞古
云慷慨赴死從容就義可謂兼盡而全能嗚呼
非君無以發媛之烈非媛無以貽君之名其殆
相須爲命相與有成者邪歷稽載籍未嫁之女
逼賊而死者三人脫父於賊而投井者一人寢
疾卻醫而卒者一人然皆臨難秉節迫於不得
已耳若夫無所爲而成烈則四海之廣四千載
之久僅得三人汝州之王靖州之王高安之陳

媛則與之媿美而嗣稱扶綱常於未墜愧丈夫
之偷生彼其朝秦暮楚臣事二姓而弗恥者能
不顏厚於冥冥嗚呼 朝有旌典鄉有公評亦
足慰芳魂於地下九原相見將驩然自得而無
纖芥遺憾之存某等幸同鄉邑間託姻親悲英
靈之不作慕浩氣之常伸潔牲絮酒聊展微誠
尚饗

祭周孺文項烈女文

於維二難人中之傑夫沒于勤婦終于烈生不
同衾死則同穴萬古綱常有光無缺粵周之先

人譬則伯夷爲清之聖雖非中庸要不失正起
儒廉頑厥功莫並風於四方夫婦乃定我觀文
夫更歷五季反面事讎曾弗知愧空汗身名苟
圖富貴遺臭至今誰不厭棄煌煌 天恩來貴
里門 國史有傳邑乘有文是謂不朽慰此芳
魂嗟予父子素承教督由情則哀由義則服晴
窗稽古彤簡可續恭陳鄙詞以侑醞醑尚饗

年家祭葉老夫人文

粵稽女德多產名家匪特瑞氣之攸鍾抑亦內
則之可嘉嗟我夫人毓祥宦族鸚奮鵬騫爰稱

伯叔蚤歲于歸婦我符卿時維夫子孤孽伶仃
夫人相助夙夜兢兢拮据捋茶助勸靡寧拓基
教子游致豐盈伯登巍科季儲庠校賢孫仍仍
相繼照耀往值八旬壽宴高陳繞膝孫曾拜舞
鱗鱗奉觴稱慶四郡畢臻某等年家辱廁後塵
將謂遐齡可躋百歲孰意三年而遽長逝邈其
遘疾三月于茲伯子惶惶醫禱日施爭奈年高
衰憊莫支然猶幸季子若孫歸自京師獲執手
而永訣復何憾之有遺於戲夫人八十三而終
世所希觀居幕次者十餘人亦云裕後矧將來

之褒贈垂榮名於身後獨吾輩三祝無已之情
猶不能不挾淚而奔走敬抒哀衷薄陳俎豆尚
饗

祭封太宜人王母仲氏文

江邑王孫遷于樵李顯允封君肇啓詩禮誰歟
作嬪有仲其氏維茲泝媛寔稱女士貞懿溫恭
六德三從假家誕子肅肅雖離荆布井臼靡愛
厥躬復抗母儀徙舍九熊果令詰嗣養歲徵庸
宦歷中外以亢厥宗再考奏最重膺顯封秉憲
資深擢叅行省紫誥方來需之在頃獨念往年

少微先隕煢煢空閨相弔形影子知母心疏乞
侍親誠格 帝聰祇奉 俞綸驪然東歸色養
殷勤垂及再期條沈寶婺升榮不復些招隄賦
哀哀孝子夙夜孺慕維我親知悼此哀斗敬奠
一觴長憶泉路尚饗

年家祭哭對君發引文

於維我公孝廉之裔兩世宮保祇承于 帝赫
奕簪纓有隆無替公爲宗子蒸嘗攸繫姿性溫
醇眉宇開霽差池膠庠游揚多藝旋升辟靡抑
志從例屢殿南棘終阻一第乃有象賢致位承

宣歸歸方伯夙秉衡銓公視若無靡耀勢權門
絕苞苴座守青氊仕路弗常或蹶或遷喜怒不
形始終安焉帝有重封寵錫龍篇曰勅曰誥
五色華鮮復有諸郎兄弟師友嚴奉義方進取
恐後伯也賢科叔季相偶行將繼武竝稱瓊玖
公何棄之而辭上壽里停春相親朋驚走嗚呼
哀哉自公之歿倏再改歲爰卜幽堂以奠窀穸
某等年家講誼蘭桂幽明永隔祖觴雪涕公如
有神鑒予世契嗚呼哀哉尚饗

同邑縉紳協祭王太母黃夫人文

大江之右鉅邑伊何粵維南城茂族孔多聞王
與黃首稱華胄奕世濟美彈冠結綬王有引儀
宗國之楨爲子求昏以振家聲黃有大叅名藩之
詰爲女擇配隱君維杰摯鴈登駟來歸德門孝
事舅姑邁彼少君資性慧聰博通經史兼工書
翰龍蛇滿紙漢有班女號稱大家夫人之學寔
與同科天道不齊人事多戾旣誕良嗣中道捐
棄於時夫人甫逾三旬屏膏謝沐稱未亡人閱
五十年恒如一日綜家教子矢心靡忒史紀彤
管詩載柏舟夫人之節古人與儔稍過一暮爲

例所格 恩旌雖闕清譽有赫丹衷弗欺識者
益欽會有 贈章以報苦心良嗣能文橋門卒
業施于孫子我侯承葉侯生五月夫人鞠之比
及就傅教以書詩舞勺之年始離左右恩愛彌
深地載天覆有祖之尊有母之親玉成侯學持
獻 楓宸鄉邦稱榮閭門生色夫人善教具有
顯蹟侯之釋褐出宰花封初蒞太湖夙譽式隆
帝簡雄才迺調吾邑侯唯臥治百紛總集繫侯之
政上下咸宜揆厥源本太母所遺方冀期頤年
德竝邵訃音儵傳闔邑悲悼嘉月生明夫人長

辭先是八日預言其期傳贊如神易稱介石宇
定光發匪今伊昔某等何幸父母我侯由侯而
推同戚斯憂生芻辦香敬展哀臆且有慰言敢
告靈側人生八十壽已躋子姓光榮福履攸
綏孫曾滿前蕃衍莫及螽斯詵詵數踰三十流
芳餘慶行秉國成冥默福應嗚呼淑貞尚饗

祭龐光祿文

維公與予同釋褐服公卷進呈予嗟碌碌後
予叨館公官兵屬督卒築城功鐫碑牘五品崇
階一葦遄錄尋調儀部寅清祗肅持廉秉公嚴

抑 藩封寧迓堂官而不和同既提文舉武試
復充門牆桃李春光融融循資積望簡在 帝
聰維南九卿光祿最隆典司 祖奠式虔進薦
以公誠恪特畀茲選公方圖報夙夜匪勸人擬
榮遷刻日總憲貝錦忽興暫折青萍公遂養高
山水登臨曾侍杖履冀爾遐齡云胡未疾數載
侵尋眠食如常獨廢拜興維天不弔儻聞箕易
三子徬徨哀容慙慙初公艱嗣生而懼厄廼今
多男室家攸假猥予弱孫賢息是擇公不鄙夷
敦誼如昔爰托葭莩敢云崔盧門楣雖異夤緣

在初茲承凶問有淚如珠三十餘年德音莫逾
崇酒潔牲以薦生芻公靈在天乘雲載途尚饗

湖上集卷之十四